

所究研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No. 150

0 1 2 3 4 5 6 7 8 9 5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文選卷第五十三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并李善注

論三

嵇叔夜養生論一首

李蕭遠運命論一首

陸士衡辨亡論上下二首

養生論一首

書曰嵇喜為康傳曰康性好服食常采
御上藥以為神仙稟之自然非積學所
致至於導養得理以盡性命若安期彭
祖之倫可以善求而得也著養生篇

嵇叔夜



世或有謂神仙可以學得不死可以力致者善曰王逸楚辭注曰謂說

也鄭玄禮記注曰致之猶言至也或云上壽百二十古今所同過此以往

莫非夭善本作妖妄者死良曰言過神仙上壽以往皆是大妄而善曰養生經黃帝問天老曰人生

上壽一百二十中壽百年下此皆兩失其情善本有請字試粗

其之向曰兩失謂神仙大妄也言失其論事夫神仙雖目

不善本作目字見則然善本作然字記籍所載前史所傳較角而論之

論有必矣濟曰較明也其有必矣言必有神似特受異氣

稟之自然非積學所能致也銑曰言神仙非學之所能成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

稟受也夫自然者不知其然而然老子曰道法自然至於導養得理以盡性命上獲

千餘歲下可數百年可有之耳而世皆不精故莫能得之

翰曰導攝也向曰神仙則不可學攝艱性命使致長年則有之矣而世人皆不知其精妙不得長年也善曰天

老艱生經老子曰人生大期以百何以言之夫服藥求汗

或有弗獲而愧情一集渙然流離銑曰服藥不得汗也良曰愧懼也言服藥求

汗或有不得者或有人懼情一集乃有矣然而汗出者流

離汗流良善曰漢書曰上問左丞相周勃曰天下一歲

吏獄幾何勃謝不知問天下錢穀出幾何勃又謝終朝未

餐則蹢然思食而曾子銜哀七日不饑翰曰蹢然饑憂良

采緣終朝謂從且至食時囂然飢意也禮記曾子夜分而

謂子思役曰吾執親之喪也水將不入口者七日夜分而

坐則低迷思寢內懷殷憂則達且不瞑音各濟曰夜分半

曰瞑皆言憂懼損性故不能故長年也善曰古賦字韓

子曰衛靈公至濮水之上夜分而聞有新聲者韓詩曰耿

耿不寐如有殷憂漢書曰劉劭刷理鬢醇醴發顏僅乃得

向曰夜觀星宿或不寐達旦

之向曰勁刷謂梳也醇醴酒也言以梳理其髮鬢飲酒以發顏色其鬢髮豎面赤耳僅少也善曰通俗文曰所以理髮謂之刷也何休壯士之怒赫然殊觀植髮衝冠公羊傳注曰僅劣也

言其怒色殊觀赫然甚於酒之發色者豎髮衝冠亦甚於梳理者矣言怒亦損性植豎也善曰淮南子曰荆軻為燕太子丹刺秦王高漸離宋如意為擊筑而歌於易水之上荆軻瞋目裂眦髮植衝冠由此言之精神之於形骸猶國之有君也向曰形骸無精神則困國無君則亂也神躁於中而形喪於外猶君昏於上國亂於下也銑曰精神急躁於腹中形負失

色於外如君暗而夫為稼於湯世偏有一溉之功者雖終歸於無善本焦爛必一溉者後枯然則一溉之益固不可誣也濟曰殷湯人旱七年若種稼於其世偏有一水之功者雖終見焦爛則此苗必得一灌之潤而後枯死亦猶今養生雖終歸於死必得一養之益也澆灌也良曰誣輕也善曰種曰稼言種穀於湯之世值七年之旱終歸是

死而彼一溉之苗則在後枯亦猶人處於俗同皆有死能攝生者則後終也孫卿子曰禹十年水湯七年旱諡文曰澆灌之也而世常謂一怒不足以侵性一哀不足以傷身輕而肆之翰曰侵損肆縱也善曰淮南子曰大怒破陰大喜墜陽養生要彭祖曰憂患悲哀傷人喜樂過差傷人賈逵國語注是猶不識一溉之益而望嘉穀於旱苗者也翰曰言世人不識養生之理欲求長年者亦猶不知苗有一灌之益而直欲望嘉穀熟於旱苗終不可得也善曰

國語子餘謂秦伯曰使是以君子知形恃神以立神須形以存悟生理之易失知一過之害生死也銑曰神若無形則何所依存此皆相依憑也濟曰喜怒哀過甚則害生理之易也善曰淮南子曰形者生之舍也氣者生之元也神者生之制也一故脩性以保神安心以全身良曰不失位則二者傷矣而本於愛憎不棲於情憂喜不留於意泊然無感而體氣柔謙也

和平翰曰棲居也 銑曰泊然無營欲貌無感謂哀樂不能懷也 善曰老子曰我獨泊然而未兆說文曰

泊無爲也禮記曰又呼吸吐納服食養身使形神相親表

裏俱濟也濟曰呼吸吐納謂服氣也 翰曰形在外神在

內不以憂喜亂之則相親而濟於長年也 善曰燕子曰吹噓呼吸吐故納新爲

壽而已矣古詩曰服食求神仙 夫田種者一畝十一斛

謂之良田此天下之善本有通稱也不知區種可百餘斛

有也字 銑曰上農區田謂穿坎爲區廣深六寸相去七

寸區中種穀一畝秋收每區三斗計畝當百斛也 善曰

汜勝之田農書曰上農區田大區方深各六寸相去七寸

一畝三千七百區丁男女治十畝至秋收區三外粟畝得

百斛也區音鄔侯切一日田種一也至於樹養不同則功

謂區隴而種非漫田也 收相懸謂商無十倍之價農無百斛之望此守常而不變

者也 向曰相懸謂畝十斛畝百斛也商農所以無十畝百

斛之利者爲守其常見不知變通故也亦如人之在

養生但見目前所欲不識且豆令人重榆令人瞑音名銑曰

也言食大豆則身重食榆則多睡也 善曰經方

小品倉公對黃帝曰大豆多食令人身重博物志云食豆

三年則身重行止難又合歡蠲忿萱草忘憂愚智所有共

日啖榆則瞑不欲覺也 字知也 翰曰蠲除也合歡萱草藥名也 善曰神農本草

知也 日合歡蠲忿萱草忘憂崔豹古今注曰合歡樹似

梧桐枝葉繁互相交結每一風來輒自相離了不相牽綴

樹之堦庭使人不忘也毛詩曰焉得萱草言樹之背毛萇

詩傳曰萱草令人忘憂名醫 薰辛害目豚魚不養常世所

識也 善曰養生要曰大蒜多食葷害目又神農曰豬肉虛

出薰與葷同豚魚無 血食之皆不利人 虱乙處頭而黑麝食柏而香頸劇險

而癭於齒居晉而黃宜而致之也 善曰抱朴子曰今頭

虱箸身皆稍變而白身虱麤頭皆漸化而黑則是玄素果

無定質移易有乎漸本草名醫云麝香形似麝常食栢葉

五月得香又夏月食蛇多至寒香滿入春患急痛以脚剔去著矢溺中覆之皆有常處人有遇得乃勝殺取惟南子日險阻之氣多癭謂人居於山險樹木推此而言凡所食之氣蒸性染身莫不相應豈唯善本蒸之使重而無使輕害之使闇而無使明翰曰豈唯所食之氣害之使重使黃而無使堅銑曰蒸之使黃則必芳之使香而無使延哉濟曰芬亦薰也言能薰之使黃使堅使香則亦故神農日上藥養命中藥養性者善曰本草曰上藥一百二十種不傷人輕身益氣不老延年中藥一百二十種為臣主養性以應人養生經日上藥養命五石練形六芝延年中藥菴草忘憂也誠知性命之理因輔養以通也良曰輔而世人不察良曰不察服食唯從心五穀是見聲色是耽目

惑玄黃耳務淫哇

烏佳反向日淫哇樂聲也善曰法言日哇則鄭李軌日哇邪也周禮鄭玄日

五穀麻黍稷麥豆也

滋味煎其府藏醴醪煮

善本作

其腸胃

翰曰滋味血肉

待學而樂之漢書日五藏六腑周禮日凡齊事鬻監

戒令鄭日鬻監謂練化之鬻今之煮字也香芳腐其骨髓喜怒悖其正氣銑曰

悖亂也正氣謂安樂之情也善曰廣思慮消

善本作

其

其

其

其

精神哀樂殃其平粹

音遂濟日殃傷也平粹謂純和之性

善曰文子日人之性欲平又日

其

其

其

真人純粹應劭漢書注日粹淳也

夫以葷

在

爾之軀攻之者非一塗

良日

良日

良日

小貌軀身也非一塗謂聲色玄黃滋味芳香喜怒思慮哀樂之事共攻於人身也善曰左氏傳子產日葷爾小國

杜預注日葷

易竭之身外而內

善本作

受敵食非木石其

其

能久乎

向日以百年易盡之身而喜怒形於外思慮攻於內所謂受敵也且非木石之堅必不可久言將死

能久乎

能久乎

能久乎

能久乎

能久乎

能久乎

能久乎

能久乎

也其自用甚者濟曰言自用其性不依攝養之術也飲食不節以生百病好

色不勸以致乏絕翰曰謂形神之氣乏絕也善曰素問黃帝曰有病心腹滿此何病岐伯曰此

飲食不節故時病七發曰百病咸生漢書杜欽上風寒所

災百毒所傷中道夭於衆難銑曰衆難謂上哀樂之事善曰莊子曰終天年不中道

夭者是盛此皆知笑悼謂之不善持生也向曰人皆笑之傷智之盛也悼傷也善曰方言曰悼哀也笑

生性也悼傷也善曰方言曰悼哀也笑至於措身失理

亡之於微良曰有致養其身有失其理者積微成損積損

成衰從衰得白從白得老從老得終悶若無端翰曰白謂白髮也終

謂死也言死者悶然不知其端緒之所中智以下謂之自

然濟曰言中人小智已下謂漸然至死為自然也善曰穀梁傳荀息曰中智以上乃能慮之臣料虞君中智以

下縱少覺悟咸歎恨於所遇之初而不知慎衆險於未兆

銑曰中智之人縱少悟養生之事皆恨逢遇之初不慎衆險於未始之前也衆險則喜怒哀樂之流也善曰老子

曰未兆是猶善本無相侯抱將死之疾而怒扁鵲之先見以

覺痛之日而善本無為受善本無病之始也善曰韓子曰扁鵲謂相侯

曰君有疾在腠理猶可湯熨相侯不信後疾迎扁鵲鵲逃之相侯遂死史記曰扁鵲療簡子東過齊見相侯東者曰

齊相在簡子前且二百歲小白後無齊相侯田和子有相公午去簡子首末相距二百八年史記自為外錯韋昭曰

魏無相侯新序曰扁鵲見晉相侯然害成於微而救之於

著故有無功之理善本作治字翰曰盛也夫人之患害成於微小之間人所不知及將救之疾

已盛矣故醫者無功療之也亦如國家當重賢良以理天下而人和年豐豈可輕棄而不用及國亂乃欲用之則無

可施馳騁常人之域故有一切之壽仰觀俯察莫不皆然

濟曰馳騁猶歷觀也域間也一切猶一時也言歷觀常人之間故有一時苟且之壽皆不曉養生長年之理則俯仰觀察莫不皆以多自證以同自慰謂天地之理盡此而已然言多也

矣良曰有疾不先醫者皆以為疾狀多同遞相證驗矣以自寬慰輕於攝養謂言天地之理皆如此也縱聞

養生性字本作之事則斷以所見謂之不然縱知養生之事則自斷於所見苟隨其欲其次狐疑雖少庶幾莫知所由

謂養生之理不如此也其次狐疑雖少庶幾莫知所由銑曰言狐疑之心雖少近不知其次自力服藥半年一年

勞而未驗志以厭衰中路復廢厭而將歇中路則廢者或益之以吠犬澮外而泄之以尾閭而善本無欲坐望顯

報者翰曰吠犬澮細流也尾閭海水泄處也言人之服藥所及而服藥不慎難求長年亦如是矣顯報謂長年也善

日尚書曰濬吠澮距川孔安國曰一畝之間廣尺深尺曰

吠廣二尋深二仞曰澮吠澮深之亦入海也莊子海若曰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

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司馬彪曰尾閭水之從海水出者也一名沃焦在東大海之中尾者在百川之下故稱尾

閭者聚也水聚族之處故稱閭也在扶桑之東有一石或方圓四萬里厚四萬里海水注者無不焦盡故名沃焦或

抑情忍欲割棄榮願而嗜好常在耳目之前所希在數十年之後又恐兩失內懷猶豫心戰於內物誘於外交賒相

傾如此復敗者向曰嗜好之物且在目前藥效之事十年豫是非未定心爭於內嗜好之物誘目於外以情欲為交

藥以服食為賒應二者相傾復有敗攝生之事者戰爭也善曰說文云希望也穀梁傳荀息曰夫人玩好在耳目之

前而患在一國之後楚辭曰心猶豫而狐疑尸子曰五尺大犬為豫說文云隴西謂犬子為猶顏師古以為人將犬

行豫在人前待人不得又來迎俟如此往還至于終日斯乃豫之所以為未定也故稱猶豫或以爾雅云猶如塵善

登木猶獸名聞人聲乃猶豫緣木如此上下故稱猶豫

夫至物微妙可以理知難以自善本識作辟猶豫章生七

年然後可覺耳向曰豫章木名其初生與林木同類至七

道成然後可覺殊矣善曰淮南子曰豫章之生七年

尤今以躁競之心涉希靜之塗意速而事遲望近而應遠

故莫能相終遠矣人言欲速而望近以此莫能有專志以

相終而得之也善曰老子曰聽之不聞名曰希王逸楚詞注曰無聲曰靜夫悠悠者既未效不

求而求者以不專喪業良曰悠悠者謂心遠於此道者效

言不專心則失業也善曰論偏恃者以不兼無功良曰

語樂溺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他事故養生無功也追術者以小道自溺翰曰追法術

必偏於小道沈溺凡若此類故欲之者萬無一能成也向

此類謂上善養生者則不然矣清虛靜泰少私寡欲善曰

曰廣成子謂黃帝曰必清必淨無勞汝形知名位之傷德

故忽而不營非欲而彊禁也善曰不是心中實欲而彊自

也善曰左氏傳曰識厚味之害性故棄而弗顧非貪而

後抑也詩單襄公曰厚味實腊毒也外物以累心不存神

氣以醇泊善本作獨著向曰言外物聲色之類欲以累其

泊獨明其道著明也善曰慎子曰夫德精微而不見聰

明而不發是故外物不累其內莊子曰外物不可必司馬

彪曰物事也忠孝內也而外事咸不信受也淮南子曰古

之人神氣不蕩乎外莊子曰虛室生白向秀曰虛其心則

理日濟同乎大順翰曰道生一故守之而不亂其心不亂

故同乎天地之大理也順理也善曰莊子曰聖人平易
惟淡則憂患不能入也邪氣不能襲也故其德全而神不
虧矣故曰聖人不思慮不預謀也老子曰聖人抱一為天
下式王弼曰一少之極也式猶則也文子曰古之為道者
養以和持以適莊子曰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知生而無
以知為也謂之以知養恬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
老子曰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乃全大順也然後蒸以靈芝
順鍾會曰反俗以入道然乃至於大順也
潤以醴泉善曰白虎通曰醴泉者**晞以朝陽****綏以五絃**翰
綏安也晞於朝陽所以養和於物也安以五絃之琴以歌
南風所以養羣生也此皆謂得生性之理也善曰毛萇
詩傳曰無為自得體妙心玄善曰莊子曰天無為以之清
晞乾也合萬物皆化之也孰能得無為**忘歡而後樂足遺生而後**
身存向曰忘其歡則形不勞故樂足不勞形則曰遺生故
無樂郭象曰忘歡而後樂足樂足而後身存莊子曰棄事
則形不勞遺生則猜不虧失形全猜復與天為一者也

若此以往怨可與羨門比壽王喬爭年何為其無有哉向

言將與仙人比年爭壽則何為其無有長年也善曰聲
類曰怨人心度物也史記曰始皇之碣石使燕人盧生求
羨門韋昭曰羨門古仙人也列仙傳曰王子喬者
周靈王太子晉也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

運命論一首善曰運謂五德更運帝王所稟以生

類興亡之名應錄以次相代宋均曰運錄
運也春秋元命苞曰命者天下之命也

李蕭遠善曰集林曰李康字蕭遠中山人也性

其文遂起家為尋陽長政
有美績病卒 銑同善注

夫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善曰墨子曰貧富治亂

命論曰窮達有命吉凶由人莊子北**故運之所隆必生聖**

明之君善曰聖明已**聖明之君必有忠賢之臣其所以相**

遇也不求而自合其所以相親也不介而自親翰曰謂不親蓋道合也介媒也善曰介紹介也禮記曰介紹而傳命唱之而必和謀之而必從良曰唱和也道德玄同曲折合符濟曰委曲附合有如符契善曰老子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是為玄同論語比考讖曰君子上達與天合符得失不能疑其志讒構不能離其交然後得成切也向曰不相疑故不信讒得然者豈徒人事哉授之者天也告之者神也成之者運也銑曰所以能成君臣道者以此也夫黃河清而聖人生里社鳴而聖人出翰曰黃河千年一清清則聖人生於時也良曰里社神祠也善曰易乾鑿度曰聖人受命瑞應先見於河河水先清清變白白變赤赤變黑黑變黃各三日春秋潛潭巴曰里社明此里有聖人出其响百姓歸天辟亡宋均曰里社之君鳴則教令行教令明惟聖人之能也响鳴之怒者聖人怒則天辟亡矣湯起放桀時蓋此祥也明與鳴古

字羣龍見而聖人用濟曰龍潛之時道不用也喻君未外通羣龍見而聖人用位也龍既見矣故用於時喻君功成於天下也善曰易曰見羣龍無首吉又曰聖人作而萬物覩故伊尹有莘所氏之媵臣也而阿衡於商也商殷也言殷有伊尹倚以萬事平於天下也善曰說苑鄒子說梁王曰伊尹有莘氏之太公湄媵臣湯立以為三公毛詩曰實維阿衡左右商王太公湄濱之賤老也而尚父於周統曰太公呂望也周尊太公故號為尚父善曰史記曰太公望以漁釣于周西伯六韜曰文王卜田史扁為卜曰于渭之陽將大得焉非熊非羆非虎非狼兆得公侯天遺汝師王乃齋戒三日田于渭之陽卒見呂尚坐茅以漁毛詩大雅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諒彼武王肆伐大商百里奚在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不才於虞而才於秦也翰曰百里奚賢人也初仕於虞國虞君不用其言乃滅亡乃之秦秦用其謀而為疆霸蓋一人之身也用之國昌不用則國亡也非在虞則不才在秦則賢善曰呂氏春秋曰凡亂也者必始乎近而後及遠始乎本而後及末亦然故百

里奚處乎虞而虞亡處乎秦而秦霸百里奚之處乎虞知非遇也其處於秦非加益也有其本也其本也者定分之謂張良受黃石之符誦三略之說向曰張良漢臣也善黃石公謂張良曰讀此為劉帝師以游於群雄向曰群雄諸侯也其言也如以水投石莫之受也銑曰石堅水柔以柔投是也及其遭漢祖也其言也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以堅投柔其勢必入故不逆也自以游於羣雄至莫之逆也善本無此一段非張良之拙說於陳項而巧言於沛公也良曰非拙巧之異也蓋識與不識沛公謂漢高祖也善曰漢書張良乃說項梁立韓成為韓王而僕書張良無說陳涉今此言之未詳其本也然則張良之言一也不識其所以合離合離之由神明之道也濟曰張良之說前後一也蓋前人不識離合之道也離合之道若神明之相應合也故彼四賢者

名載於錄圖事應乎天人其可格之賢愚哉向曰四賢謂里奚張良也言此君臣之道應乎天事合於人心其可測

至於賢愚之間哉言不可至也格至也善曰春秋考異郵曰舊之錄圖參於泰古易坤靈圖曰湯臣伊尹振鳥陵春秋命曆序曰文王受冊書呂望佐昌發春秋保乾圖曰漢之一師為張良生韓之陵漢以興春秋感精記曰西秦東闕謀襲鄭伯晉成同心遮之殺谷以呼老人百里子哭語之不知泣血何益蒼孔子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善本作將至有開必先翰曰人之清明其志如神意之所欲事有開通者應必先達君臣相

合運命所當者亦如之也善曰禮記文也鄭玄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謂聖人也善曰禮記文也鄭玄曰清明至也神有以開之必先善曰禮記文也鄭玄曰清明至也神有以開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銑曰天之將為之生賢智之輔佐將降時雨山川為之出雲也善曰若天詩云惟岳善本作降神生甫及申善曰詩大雅文甫及申惟申及甫惟周之翰運命之謂也也箋云申申伯

甫甫侯也毛萇傳曰翰幹也言周道將興五嶽為之豈唯

生佐仲山甫及申伯為周之幹臣也良同善法

善本興主亂亡者亦如之焉幽王之惑褒女也妖善本作

始於夏庭日呂氏春秋曰世有興主之士也史記曰昔夏

后氏之衰也有二神龍止於夏帝之庭而言曰余褒之二

君也夏帝卜殺之與去之與止之莫吉卜請其祭而藏之

乃吉於是布幣而策告之龍亡而祭在櫝而去之此三代

莫之敢發至厲王之未發而觀之蔡流於庭不可除厲王

使婦人裸而譟之繫化為玄黿以入王後宮後宮童妾既

童謠壓服弼箕服實亡周國於是宜王聞之有夫婦賣是器

者宜三使執而戮之於道而卿者後官妾所棄妖子出於

路者聞其夜啼哀而收之夫婦遂奔於褒褒人有罪請入

棄子以贖罪棄子出於褒是為褒姒幽王廢申后立褒姒

為后后父申侯怒攻幽王遂殺幽王鄆山下繫仕湍切

曹伯陽之獲公孫彊也徵發

於社宮向曰社宮猶社稷也善曰左氏傳曰初曹人或

夢眾君子立於社宮而謀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

孫彊許之且而求之曹無之戒其子曰我死爾聞公孫彊

為政必去之及曹伯陽即位好畋弋曹鄆人公孫彊好弋

且言畋弋之說悅之因訪政事說於曹伯陽從之叔孫豹之

乃背晉而奸宋宋人伐之執曹伯陽以歸殺之叔孫豹之

暱豎牛也禍成於庚宗婦人宿遂有子在齊夢天壓已有

一人深目而顴喙命之曰牛助余乃勝之後還晉過庚宗

婦人見所有之子狀如夢中者豹以夢中命為牛因呼曰

牛乃曰唯豹將歸魯寵而親之使為豎後豹病豎牛將為

亂羣臣有進食者豎牛皆不進履之以返空器叔孫遂餓

死比則禍成於庚宗矣暱親吉凶成敗各以數至良曰謂

也豎官號也善同翰注

命河洛日以文命者七九而襄以武興者六八而謀翰曰

洛書聖人將興之應也文王受命九十七而終武王伐紂

之時年八十六衰謂文王沒也謀謂武王謀伐紂也九十

七當言九七而言七九八十六當言八六而言六八蓋言
之倒 善曰文謂文德即文王也武謂武功即武王也言
以文德受命者或七世九世而漸衰微 及成王定鼎于
以武功而興起者或六世八世而謀也 作於 邾邾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 善曰左氏傳王
世之多少年之短長皆天所命也七九六八即卜世
數也杜預注曰邾邾今河南也武王遷之成王定之 故自
幽厲之間周道大壞 向曰幽厲王厲王無道不恤國事故大
有八世即應七而衰也毛詩序 二霸之後禮樂陵遲 善曰
曰蕩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 應九而衰也毛詩序曰禮義陵遲男女淫奔也 文薄之
弊漸於靈景 翰曰文德之流薄其弊漸生於靈王景王之
世即應六而謀也尚書大傳曰周人之教以文上教以文
君子其失也小人薄鄭玄曰文謂尊卑之差制也習文法
無憫 辯詐之偽成於七國 良曰七國謂齊楚燕趙韓魏秦
誠也 辯詐謂游說之士也 善曰

言文薄既弊詐偽乃成也自景王至 酷烈之極積於亡秦
于七國凡有八世即應八而謀也 齊曰前迷七國則秦在其中今此重言者謂吞滅六國獨
擅暴於天下也漢亡之故云亡秦也 善曰言詐偽既成
故加之以酷烈也解詡曰 文章之貴棄於漢祖 向曰漢朝
呂刑靡弊秦法酷烈也 章之士而高祖以武定天下志意輕棄儒士之言也 善
曰言周人之教以文故漢承之以貴也漢書曰陸賈為太
中大夫賈時上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迺公以馬上得
之安事詩書也中長子昌言曰漢祖輕文學而簡禮義
雖仲尼至聖顏冉大賢 善曰家語冉有曰孔子者大聖兼
行著名孔子稱其賢又曰冉求 揖讓於規矩之內閭閻 銀
字子有以政事著名性多謙退 於洙泗之上不能過其端 良曰道之不行雖至賢揖讓規
闡和樂貌孔子講道之所也 善曰論語曰孔子朝與上
大夫言閭閻如也孔安國曰閭閻中正之貌禮記曾子謂
子夏曰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鄭玄曰洙泗魯水名
也史記曰甚哉魯之衰也洙泗之間閭閻如也相子新論

曰過絕其端其命在天也孟軻孫卿體二希聖從容正道不能維其末
 銑曰孟孫二子體法顏冉故云體二志望孔子之道故云
 希聖當衰弊之世雖體望聖賢之義不能綴繫其末也從
 容安樂之貌維繫也善曰周易子曰君子知幾其神平
 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
 韓康伯曰在理則昧造形而悟顏氏子之分也失之於幾
 故有不善得之於二不遠而復故知之未嘗復行也法言
 曰希驥之馬亦驥之乘希顏之人亦顏之徒也顏嘗希夫
 子矣李軾曰希望也言顏回嘗望孔子也禮舍文嘉曰從
 容中道陰陽度行也天下卒至於溺而不可援也善本無
 仲尼之才也而器不周於魯衛良曰卒終也溺謂大道沈
 運會而見輕也善曰言小人之失在薄故孔以仲尼之
 孟所不能援也孟子曰天下溺則援之以道以仲尼之
 辯也而言不行於定哀善曰史記曰魯定公以孔子為司
 遂行適衛衛靈公置粟六萬居項之或以仲尼之謙也而
 譖孔子於靈公孔子恐獲罪去衛也

見忌於子西

善曰史記曰楚昭王與師迎孔子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楚令尹于西曰王之使使

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將帥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於周爲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五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國安得世世土方數千里乎文王在豐武王在鎬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爲以仲尼之仁也而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向同善法

取讎於栢魑

音類 善曰史記曰孔子適宋與弟子習禮
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扶其柵孔子

弟子曰可以速行矣孔子曰以仲尼之智也而受受善本無

屈善本有
厄字

於陳蔡善曰家語曰楚昭王聘孔子孔子往并禮焉路出平陳蔡大夫相與謀曰孔子

賢聖其刺譏皆中諸侯之病若用於楚則陳蔡危矣遂使徒兵距孔子孔子不得行絕糧七日外無所通藜羹不充

以仲尼之行也而招毀於叔孫

善曰論語曰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爲也仲

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立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自絕也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

量夫道足以濟天下而不得貴於人善曰周易曰智周言

足以經萬世而不見信於時善曰文子曰養生以經世莊

世亦遠矣行足以應神明而不能彌綸於俗善曰彌綸

時君不能用之使廣聖於俗也應聘七

十國而不一獲其主見用是不得其主而運不合也

日說苑趙襄子謂子路曰吾嘗問孔子曰先驅驟於蠻夏

之域屈辱於公卿之門蠻也夏謂中國也屈謂受屈於季

氏辱謂見辱於陽虎並魯之公卿也善曰蠻謂蔡楚也

毛詩曰蠹爾蠻荆夏謂宋衛也公謂魯侯也卿謂季氏也

列子楊朱曰孔子屈於其不遇也如此及其孫子思希聖

備體而未之至封已養高勢動人主銑曰子思孔子之孫

也言子思望先聖之

道欲先聖之體然而未至聖道但為厚已養其高名能以

權勢動於時君也言其道不如孔子而時君反信之孔子

有聖德而時君不用此連命也希望也善曰史記曰伯

夷生役字子思孟子曰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

肉伯牛閔子顏回則具體而微劉熙曰體者四支股脚也

具體者皆微者也皆具聖人之體微小耳體以喻德也國

語叔向曰引黨以封已韋昭曰封尊也其所游歷諸侯

魏志曰高柔上疏曰三事偃息養高者也

莫不結駟而造門造門三字猶有不得賓者焉善曰言子

下而諸侯皆結車馬至子思之門而諸侯尚或有不其徒

得預賓客之位者造至也善曰或無雖造門三字其徒

運命使之然也善曰禮記曾子謂子夏日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人疑汝於夫子陳羣論語注曰不故曰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

世而後世善本作君子區區於一主歎息於一朝喬屈原

以之沈湘賈誼以之發憤不亦過乎銑曰言此二人不達運命之理所為太過

也善曰楚辭曰臨沅湘之玄淵兮遂自忍而流沈漢書日天子以賈誼任公卿之位絳灌之屬盡害之乃毀誼於

是天子亦疎之以誼為長沙王大傳誼既以謫去意不自

得及渡湘水為賦以弔屈原楚賢臣也被讒遂投江而

死誼追傷之因以自論揚雄反騷曰欽弔然則聖人所以

為聖者蓋在乎樂天知命矣故遇之而不怨居之而不疑

也翰曰遇窮厄之時其心不怨居重任之地其其身可抑

而道不可屈濟曰抑辱屈損也言身可以受辱者推於運

賈誼發憤適足以彰君之過而自損是不知運命之其位

可排而名不可奪翰曰失位則可以推排運命而忠義辟

如水也通之斯為川焉塞之斯為淵焉銑曰水流曰川水

子曰水有大小出之溝流於大水及海者外之於雲則雨

施沈之於地則土潤善曰淮南子曰夫水者大不可極深

公無私水之德也周易文言曰雲行雨施天下平也禮體

清以洗物不辭善本作於濁受濁以濟物不傷其善本作

清善曰晏子春秋景公問晏子曰廉正而長久其行何也

晏子對曰其行水也美哉水乎清其濁無不察塗其清

無不灑除是以長久也管子曰夫水淖是以聖人處窮達

如一也夫忠直之迂於主獨立之負於俗理勢然也翰曰

之言必逆迂人主之意獨立清正則背於俗類此事理之勢所宜背然矣迂觸也善曰呂氏春秋曰古人得道者窮亦樂達亦樂所樂非窮達也道得於此則窮達一也小雅曰迂犯也鄭玄禮記注曰負背也故木秀於林風必摧之堆出於岸流必湍之良曰木高出於林上者日岸側有堆阜而出於岸侵入於水者故水流必先衝之也湍衝也善曰廣雅曰秀出也論衡曰風衝之物不得育水湍之行高於人眾必非之故衆人嫉妬共爲非片亦岸不得峭行高於人眾必非之向曰德行高遠出乎羣俗如木秀先折堆出流衝也善曰史記曰商君前鑒善本說秦孝公曰夫有高人之行固見非於世也前鑒字不遠覆車繼軌然而善本作志士仁人猶蹈之而弗悔操之而弗失何哉將以遂志而成名也良曰前鑒謂行高忠成罪累如車之既覆後來者復繼其跡而志士蹈志而不悔執直而不失者何爲哉非所以好其死而惡其生蓋將以遂其所志而成君王之名也善曰毛詩曰殷鑒不遠晏子春秋諺曰前車覆後車戒也史記司馬遷曰詩書隱

約者欲遂其志也班固漢書贊曰雖其陷於刑辟自與殺身成名者也求遂其志而冒風波於險塗銑曰言衝君之威以進忠直如涉風波之險道恐墜落而死矣冒衝也塗道也善曰家語曰不觀巨海何以知風波之患也求成其名而歷謗議善本作於當時彼所以處之蓋有筭矣翰曰言忠直之人冒險道歷謗議於當時矣善曰司馬遷書曰下流多謗議蒼頡篇曰筭計也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故道之將行也命之將貴也則伊尹呂尚之興於殷周百里子房之用於秦漢不求而自得不邀而自遇矣翰曰言行命與貴合伊尹用於殷湯呂望用於周文百里奚用於秦穆公張子房用於漢高祖也善曰論語子夏曰商聞之生死有命富貴在天論語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論衡曰命吉不求自得富貴之命西京賦曰不徵自遇道之將廢也命之將賤也豈獨君子恥之而弗爲乎蓋亦知

為之而弗得矣

向曰道廢命賤豈獨君子羞恥之而下為政平蓋亦知為之而必不得也

語子曰道之將廢也與命也

凡希世苟合之士遽蔭戚施之人

望也

蔭口柔也戚施面柔也言人有所作望得時世苟且求合則其心懷輕薄鄙惡之性而語則詐偽口面柔和以求取

於人意也善曰莊子曰原憲謂子貢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憲不忍為也司馬遷報任安書曰苟合取容毛詩

云燕婉之求遽蔭不鮮又倜仰尊貴之顏遂也勢利之間

日燕婉之求得此戚施又倜仰尊貴之顏遂也勢利之間

銑曰對尊貴之人則倜仰媚取其顏色而進行於勢利之中也遂也行貌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倜仰伏也

毛詩箋曰遽蔭觀人顏色而為辭故不能俯又曰戚施下人以色故不能仰史記曰蘇秦嫪毐遂進而謝曰見季子位

多也意無是非讚之如流言無可否應之如響齊曰貴人

者無是非好惡皆順而讚美之其如流之順也善曰毛詩曰巧言如流史記淳于髡曰鄒忌其應我若響之應聲也

以闕者為精神以向背為變通良曰闕者盛衰以為精神之明盛者向而附之

衰者背而去之以此為見變通之勢之所集從之如歸市

勢之所去棄之如脫遺

翰曰言其遂勢所集如人歸市以求利也失勢者則棄之如人脫屣

而遺之也善曰孟子曰大王居幽狄人侵之乃踰梁山邑于岐山下從者如歸市焉廣雅曰脫誤也毛詩曰棄予

如遺鄭玄曰如人遺其言曰名與身孰親也得與失孰賢

也榮與辱孰珍也

向曰其言謂逐勢利之人有言也言立忠直之名而身致危亡困辱失其官爵

者也而我苟順人情以取悅媚且全其身以存其榮則名與身孰親言身可謂也忠直之名不可近也得失誰賢言

得者賢也榮與辱誰重言榮者重也孰誰也珍重善曰老子曰名與身孰親得與失孰病也家語子貢曰與其俱

失二者孰賢鄭玄儀故遂絜其衣服矜其車徒冒其貨賄

淫其聲也

善本本作色字良曰絜謂裝飾使其鮮絜車徒謂車馬侍從也翰曰冒貪也善曰杜預左氏

傳注曰取取自然自以為得矣

銑曰取取驕詐貌善曰蓋爾雅曰脉脉相視也

見龍逢比干之亡其身而不惟飛廉惡來之滅其族也

曰翰

言其但見龍逢比干忠諫而死以為不如逐勢變通以全其身則不思飛廉惡來之誦佞竟以誅滅矣族謂家族皆

誅也善曰尸子曰我必利雖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猶謂義之必利也史記曰中涓生蜚廉蜚廉生惡來父

子俱以材力事殷紂說苑子石曰費仲惡來草去臯使目崇侯虎順紂之心欲以合於意武王伐紂四子死牧之野

蓋知伍子胥之鑄鏹力於具而不戒費無忌之誅夷於

楚也向曰費無忌楚之讒佞人也屢害賢良昭王誅之夷邪也言邪佞之人但知子胥忠死以為不如誦佞以

全乃不戒憤無忌誦媚必見殺也善曰左氏傳曰吳伐齊越子帥其屬以朝焉吳人皆喜惟子胥懼曰是秦吳也

夫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為王孫氏王聞之賜之屬鏹以死杜預曰屬鏹劍名也

蓋譏汲黯之白首於主爵而不懲張湯牛車之禍也

善曰漢書曰汲黯為東海太守東海大治召為主爵都尉又曰上以張湯為懷詎西數使使薄湯湯自殺諸子欲厚葬湯湯母曰湯為天子大臣被惡言而死

何厚葬為載以牛車有棺而無槨銚同善注蓋笑蕭望之跋扈躐利於前而不

懼石顯之絞縊於後也良曰跋扈謂折挫也絞縊以繩自繫而死也蕭望之為太子太傅元

帝即位望之以師傳見重遭石顯讒言顯急令車騎圍望之弟乃歎曰吾任將相年踰六十矣入牢獄苟求生活不

亦鄙乎竟飲鴆自死天子聞之大驚曰殺吾賢傳比為折挫於前也而後邪佞笑之後成帝立以石顯舊惡兇官從

歸故郡憂懣不食在道而死後之邪臣又不懼見前事皆復為之也石顯病死而言絞縊者誤也善曰毛詩曰狼

跋其胡載躐其尾故夫達者之筆也亦各有盡矣曰凡人

之所以奔競於富貴何為者哉若夫立德必須貴乎則幽

厲之為天子不如仲尼之為陪臣也

翰曰言人立身在於有道不在富貴也周幽王厲王之無道雖為天子不如仲尼有道而為陪臣也

善曰左氏傳王饗管仲管仲曰陪臣敢辭杜預注曰諸侯之臣曰必須勢乎則王莽董賢之為三公不如楊雄仲舒陪臣也

之聞其門也

向曰王莽董賢皆漢朝竊弄權勢者也仲舒謂董仲舒也楊董皆儒學才藝之士也言其

守靜其門闐然不宣

雜也善同向注必須富乎則齊景之千駟不如顏回

原憲之約其身也

向曰四馬曰駟也善曰論語子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

又曰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馬融曰克己約身也家語曰原憲宋人字子思清約守節貧而樂道也

其

為寶乎則執杓而飲河水

善本無水字

者不過滿腹棄室而灑

雨者不過濡身過此以往弗能受也

濟曰人之為寶理者則執杓飲水於河中

則河水雖多所飲不過滿腹棄室而露灑於雨中則雨水雖廣不過濕身而已此各知分守理者也過此已外必不

取矣濡濕也受取也善曰桓公新論曰子貢對齊景公曰臣事仲尼譬如渴而操杯器就江海飲滿腹而去又焉

如江海之深也

其為名乎則善惡書於

善本作于字

史策毀譽流於千

載災

善本作賞字

罰懸乎天道吉凶灼乎鬼神固可畏也

善曰淮南

子曰三代之善千歲之積譽也桀紂將以娛耳目樂心意之惡千載之積毀也廣雅曰灼明也

乎

翰曰言人為善惡流於千載豈可苟從一時耳目之為娛乎言不可也善曰南都賦曰遊觀之好耳目之娛

辟命駕而游五都之市則天下之貨畢陳矣

向曰此五都之市

之處善曰孔叢子孔子歌曰巾車命駕漢書曰王莽於五都立均宮更君維陽邯鄲臨淄宛成都市長皆為五均

師也

問

褰裳而涉汶陽之丘則天下之稼如雲矣

銑曰褰

渡也汶水名水北曰陽丘山也言汶水北山之下田壤良沃此則知天下禾稼如雲之多善曰毛詩曰子惠思我

褰裳涉汶公羊傳曰莊公會諸侯盟于推直髻善本作而

守敖庾海陵之倉則山坻之積在前矣

翰曰推髻以髮向後為髻蓋南人為

之也此比賤隸而使其守倉但見倉粟積多如山如坻在前矣終非其有也敖庾海陵並倉名坻小渚也善曰漢

書曰尉他雖結服度日雖音推今兵地推頭結張揖上林賦注曰紛鬢後垂日紛即髻字也于子正文引此而為髻

字漢書曰藥角道屬河以取敖倉粟又枚乘上書曰夫漢轉粟西向不知海陵之倉毛詩曰曾孫之使如抵如京毛

其傳曰京丘也鄭本楚甲切書在而登鍾山藍田之上則

夜光璊余璠煩之珍可觀矣向曰在衣襟也言揮衣襟以

出美玉也夜光璊璠美玉名也善曰爾雅曰投枉曰擲

廣雅曰投擲也並初洽切淮南子曰鍾山之玉范子計然

曰玉莫出藍田許慎淮南子注曰夜光之珠有似明月夫

故曰明月也左氏傳曰季平子卒陽虎將以璊璠斂夫

如是也為物甚眾為已甚寡不愛其身而嗇其神風驚塵

起散而不止銑曰夫如是五都之貨汝陽之稼倉廩之積

豈可為志且苟貪於榮祿賄貨者乎蓋須益於主而利於

人也翰曰夫人立身之本在孝與忠而行其道德去其

邪惡是愛身也豈其專務諂邪不義則是不愛其身而愛

其神也且有身然後安神既不安其身空愛其命有如風

驚塵起一散而塵不復止矣嗇愛也善曰呂氏春秋曰

凡事之本必理身嗇其大寶高誘曰嗇愛也寶身也風驚

而不止喻豐生而不滅也六疾待善本作其前五刑隨其

後良曰五刑謂劓墨官割臙大辟也言其為邪諂而五刑

常隨後也善曰左氏傳曰昭元年晉侯求醫於秦秦

使醫和視之和曰是謂近女室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天

生六氣滯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過則為災陰淫

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手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利

疾今君不節能無及此乎書曰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也利

害生其左攻奪出其右而自以為見身名之親疎分榮辱

之客主哉濟曰言邪佞逐利之人其利害攻劫奪取之事

主哉言非也客主榮辱也以榮為主以辱為客也善曰

言奔競之倫禍敗若武而乃尚自以為審見身名親疎之

義哉言惑之甚也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

何以守位曰仁何以正人曰義善曰周易曰天地之大德

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日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

理財正辭禁人為非曰義故古之王者蓋以一人治天

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也

善曰淮南子曰古之立帝王者非以奉養其欲也為天下掩衆暴寡

故立天子以

古之仕者蓋以官行其義不以利冒其官也

翰曰古人所以人仕者以官為行義之本不以祿為利而貪其官位也月貪也

善曰論語子曰君子之仕行其義

也古之君蓋子恥得之而弗能治也不恥能治而弗得也

向曰得謂

原乎天人之性核

胡乎邪正之分

得官位也

核曰原本也

榮辱之筭其昭然矣

良曰言自上至此論而筭之則天下邪正禍福榮辱之事皆昭然明白可

以知也

善曰爾雅曰權輿始也尸子曰聖人權福則取重權禍則取輕呂氏春秋曰少多治亂不可不察此禍福

之門也管子曰為善者有福為不善者有禍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孫卿子曰先義後利者榮先利後義者辱也

故君子舍彼取此

翰曰捨彼邪佞之道取此忠正之理善曰言舍欲利而取仁義也老子曰故夫

彼取此也若夫出處不違其時默語不失其人

翰曰邦有道則出而仕邦無道

則隱而處也言必不違此時矣道不合則不與之言故曰默道合則與之言故曰語不可失其知人之鑒也

周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

天動星迴而辰極猶居其所璣琬輪

轉而衡軸猶執其中

向曰天之轉動衆星遂移而北斗恒居其所而不動也璣琬謂北斗柄也

逐四時以指四方而衡星在七星之中不遷其處也有如車軸不轉而輪動焉故云執其中也以喻賢聖之人雖遇

時各異而志節不改善曰言君子之性靜默出處雖從其時而中心常不改其操似天動星迴而北辰常居其所

而不改也論語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鄭玄曰北極謂之北辰也尚書曰璇璣土衡以齊七

政孔安國曰璣衡王者正天文之器可運轉者馬融曰璣璣渾天儀曰轉族鄭玄曰轉運者為機持止者為衡莊子

曰軸不連而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貽厥孫謀以燕翼子者

昔吾先友嘗從事於斯矣

銑曰言明智安身遺其遠謀以安敬其子孫者則孔丘實為此

事也哲智保安貽遺厥其老子康之先也與孔子同志為友故云吾先友也善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貽厥孫謀以燕翼子者毛詩大雅文也毛萇傳曰燕安也翼敬也箋云貽猶傳也孫順也言傳其所順以天下之謀以安其敬事之子孫謂使行之也論語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者吾友掌從事於斯矣

辨亡論上下二首

善曰孫盛曰陸機著辯亡論言吳之所以亡也

陸士衡

辨吳興亡之事所以

昔漢氏失御姦臣竊命

良曰御理也

善曰姦臣謂董卓

法言曰止失其政

禍基京畿毒徧宇內

皇綱弛紊王室遂

卑

善曰弛廢紊亂也

善曰荅賓戲曰鄭帝絃恢皇綱劇

秦新曰皇綱弛而未張新序曰及定王王室遂卑矣

於是羣雄鋒

善本作蜂字

駭義兵四合

善曰廣雅曰駭起也漢

書高祖曰吾以義兵誅

殘賊又魏相曰救

吳武烈皇帝慷慨下國電發荆南

武烈

皇帝孫堅也則權之父焉慷慨壯志也下國諸侯之國也

皇帝位追謚為武烈皇帝善曰吳志曰漢以孫堅為長

沙太守董卓專權諸州郡並興義兵欲以討卓堅亦舉兵

比至南陽衆數萬人楚辭曰雷動雷電權略紛紜忠勇伯

世威稜則夷羿計五震盪朗兵交則醜虜授馘曰言孫堅權

變之略焉當世雄伯也紛紜言多也夷羿古之善射者也

醜衆也虜服也言其威稜則雖善射者必震盪而懷懼出

兵交戰則賊衆咸服而授馘也馘謂殺而割取其耳以計

功數也善曰公羊傳曰權者反於經而後有善者也漢

書曰武帝報李廣書曰威稜懾乎鄰國李奇曰神靈之威

日稜左氏傳魏莊子謂晉侯曰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夷

羿收之以爲己相杜預曰夷氏也左氏傳曰兵交使遂掃

在其間毛詩曰仍執醜虜箋云馘所格者之左耳也

遂掃

清宗祊補蒸禋因皇祖

善曰皇祖謂漢祖也宗祊宗廟也

善曰毛詩曰祝祭

子祊毛萇傳曰祊廟門內之祭也爾雅曰冬祭曰蒸尚書

孔氏傳曰精意以饗謂之禋皇祖謂漢祖也吳書曰堅入

洛掃除漢宗廟祠以太牢于時雲興之將帶州風起之師跨邑良曰雲與風起言多而勇也師兵師也哮呼交囁斬之群風驅熊羆之眾霧集翰曰哮囁虎振聲也言兵勇叫之勢若虎之振聲如風之驅走熊羆亦猛獸霧集言多也善曰毛詩曰進厥武臣闕如遮虎尚書武王曰易哉雖兵以義合同盟勦力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然皆苞藏禍心阻兵怙亂齊曰羣雄雖義以舉兵同為盟誓勦力以匡帝室將除暴亂然皆苞藏禍心欲行篡逆阻守疆兵恃詭除亂也怙恃也善曰左氏傳曰諸侯同盟於亳國語曰勦力一心賈逵曰勦力并力也左氏傳曰楚公子圍聘于鄭鄭使行人子羽與之言曰大國無乃苞藏禍心以圖之又衆仲曰夫州吁阻兵而安忍杜預曰阻恃也又或師無謀律喪威稔寇向曰言羣雄之兵或無謀策之法喪失兵威於成熟可取之敵也稔熟寇敵也善曰言出師之法必以律齊之今則不各然恃兵怙亂而出師無律也稔寇言喪其威權令資熟於寇也周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左氏傳莫弘曰毛其必亡是

昆吾稔

忠規武節未見

善本作

如此其著者也

銑曰言羣

節未有如孫堅之盛也著盛也

武烈既沒長沙桓王逸才

命世弱冠秀發

良曰沒死也長沙桓王謂孫策也善曰吳志曰權稱尊號追謚策曰長沙王言桓

王挺英逸之才命世而出也

禮記曰人主二十日弱冠

招攬遺老與之述業神兵東

驅奮寡犯衆

翰曰招攬謂收集也遺老謂堅之老臣曰述業謂述父業也向曰謂以少兵犯衆敵也

善曰范曄後漢書陳忠

善曰月之間神兵電掃攻無堅城之將戰無交鋒之虜誅

叛柔服而江外底

旨

定濟曰言前敵雖有守堅城之將亦攻而破之前敵不敢交鋒升而與

關戰也

銑曰柔安底致也言叛者誅之服者安之而江外致定也善曰左氏傳隨武子曰君討鄭恕其貳而哀

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赦之伐叛刑也飾法脩師則威德翕

赫良曰脩師謂理兵也翕赫盛貌也善曰周易

曰先王明罰飭法趙充國贊曰喻以威德也

賓禮名

賢而張昭為之雄交御豪俊而周瑜為之傑翰曰交雜也

日吳志曰策以彭城張昭為謀主班固漢書曰班伯請所賓禮皆名豪又述曰賓禮故老吳志曰策徒居舒與周瑜

相友收合士大夫彼二君子皆弘敏而多奇雅達而聰哲

向曰彼二君子謂張昭周瑜也哲智也故同方者以類附等契者以氣集善本

江上有江東蓋多士矣銑曰言張昭周瑜來附孫策蓋以類聚等契契相合而附孫策蓋以

也用此二賢親而信之則江東多賢士而來也善曰將周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又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

北伐諸華誅鉏千紀旋皇輿於夷庾反帝座乎紫闥翰曰鉏除

也于亂也紀謂網紀也濟曰皇輿帝車也夷平夷道也紫闥帝宮也言欲襲迎漢獻帝以平王道反其帝座也

善曰左氏傳曰吳周之胄裔也今而始大比子諸華又季孫盟藏氏曰無或如藏孫統于國之紀犯門斬關春秋合

誠圖曰誅鉏民害也吳志曰曹公與袁紹相拒於官度策陰謀襲許迎漢帝繫欽辨或曰吳人者以船楫為輿馬以

巨海為夷庾藏榮緒晉書司徒王謐議曰夷庾未入乘輿旅縮然夷庾者藏車之所崔駰達旨曰攀台階闕紫闥也

挾天子以令諸侯清天步而歸舊物向曰挾持天子以號

步謂帝室也歸舊物除亂反正也善曰戰國策張儀謂秦惠王曰挾天子以令天下此王業也毛詩曰天步艱難

之子不猶左氏傳伍員曰戎車既次羣凶側目大業未就

少康祀夏配天不失舊物戎車既次羣凶側目大業未就

中世而殞向曰戎車兵車也次謂次於路也側目言懼其威也中世而殞言孫策不成大業而死也善

日漢書曰列侯宗室見邸都側目范曄後漢書陳蕃上疏曰羣凶側目禍下旋踵周易曰富有之謂大業也用

集我大皇帝以奇蹤襲於逸軌睿心因乎善本作令圖從

政咨於故實播憲稽乎遺風良曰大皇帝謂孫權也言天用集會其命於我大皇帝也

向曰言孫權以奇異英雄之蹤繼父兄起逸之跡聖智之心因成善謀也軌跡睿聖令善圖謀也翰曰咨謀播布憲法稽考也遺風謂父兄之遺風也善曰吳志曰權薨謚曰大皇帝國語樊穆仲對宣王曰魯侯賦事行刑必問

於遺訓而諮於故實史記曰宣王即位脩而加以篤固

政法文武成康遺風肅侯復宗周室也申之以節儉疇咨俊茂好謀善斷厚而堅固也言其志敦

濟曰疇咨謀議也後茂謂賢人也善斷謂所作不疑而必成也善曰尚書帝曰疇咨若時登庸班固王命論曰信

謀也東帛旅於丘園旌命交乎善本作塗巷翰曰旅次也丘園謂賢人

隱逸之處也言以東帛旌命招之將用於朝而使有交乎道路間巷也旌旗類也求賢使者執之為君信也塗道也

善曰周易曰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孟子曰夫招士以弓大夫以旌謝承後漢書曰鄧道不應州郡旌命故蒙

彥尋聲而響臻志士希光而景驚異人輻湊猛士如林日銚

天下蒙彥志士賢人聞吳用賢之聲皆尋響而至如應於聲也望其光輝知影馳於形也故奇異之人如車輻湊

於轂也猛士之徒如林木之多也臻至希望景歎驚馳善曰班周公孫弘贊曰異人並出文子曰羣臣輻湊張湛

曰如衆輻之集轂也漢高祖歌曰安於是張昭為師傅周得猛士守四方毛詩曰其會如林

瑜陸公魯肅呂蒙之疇入為腹心出作股肱翰曰周瑜將也陸公謂陸

遜也為丞相機之祖也故不言名呂蒙將軍也疇類也善曰吳志曰權待張昭以師傅之禮吳志曰呂蒙字子明

汝南人也為武威將軍南郡太守餘並已具三國名臣頌毛詩曰赴赴武未公侯腹心尚書曰命汝翼作股肱心

膂甘寧凌統程普賀齊朱桓朱然之徒奮其威韓當潘璋

黃蓋蔣欽周泰之屬宣其力翰曰甘寧等十一人皆吳名將也善曰吳志曰甘寧字

興霸巴郡臨江人也少有氣力好游俠拜西陵太守又曰凌統字公績吳郡人也拜偏將軍又曰程普字德謀右北

平人也為領江夏太守遷盪寇將軍又曰賀齊字公苗會稽人也為勸春太守又曰朱桓字休穆吳郡人也拜前將軍

領青州牧又曰朱然字義封朱治姪子也姓施氏初治未有子然年十三乃啓策乞以爲嗣爲左大司馬右軍帥吳

志曰韓當字義公遼西人也遷西武將軍又加都督之號又曰潘璋字文珪東郡人也拜平北將軍襄陽太守又曰

黃蓋字公覆零陵人也拜武鋒中郎將加偏將軍又曰蔣欽字公奕九江人也拜右護軍又曰周泰字幼平九江人

也并漢中太守奮武將軍尚書曰予欲宣力四方風雅則諸葛瑾張承步騭之以

名聲光國善曰諸葛瑾已見三國名臣頌吳志曰張昭長子承字仲嗣少以才學知名為儒須督奮威將軍又曰步騭字子山臨淮人也孫權為討虜將軍召騭為主記權稱尊號代陸遜為丞相誨門生手不釋卷蔡邕陳

太丘碑曰紆佩政事則顧雍潘濬呂範呂岱以器任幹職

金紫光國垂勲

奇偉則虞翻陸績張溫張惇以諷議舉正向曰器才器也

議以舉正國家之事也善曰吳志曰顧雍代孫助為丞相平尚書事其所選用文武將史隨能所任心無適莫又

并為少府選太常又曰呂範字子衡汝南人也權并裨將

軍亮即位遷楊州牧又遷太司馬又曰呂岱字定公廣陵人也權并上將軍亮即位并大司馬岱清身奉公所在可

述許慎淮南子注曰幹疆也虞翻已見三國名臣頌吳志

日虞翻數犯顏諫爭又曰陸績字公紀吳郡人也孫權統

事時為奏曹掾又曰張溫字惠恕吳郡人也權并議郎徙

太子太傅甚見信重吳錄曰張惇字叔方吳郡人也德量

淵懿清虛淡泊又善文辭孫權以為車奉使則趙咨沈珩

衡以敏達延譽善曰吳志曰權遣都尉趙咨使魏魏帝問

主也帝問其狀對曰納魯肅於凡品是其仁也取荊州兵不血

刃是其智也吳書曰咨字德度南陽人并騎都尉又曰沈珩

字仲山吳郡人也權以珩有智謀能專對乃使至魏魏文

帝問曰吳嫌魏東向乎珩曰不嫌也曰何以知曰信恃舊

盟言歸于好是以不嫌若魏渝盟自有備豫文帝善之以

奉使有稱封永安侯侯官至少府國語曰使張老延君譽

于四術數則吳範趙達以機祥協德濟曰此二人以

機密災祥之事以合其德也協合也善曰韋昭漢書注

曰曆數占術也吳志曰吳範字文則會稽人也以修曆數

知風氣聞於部中權以範為騎都尉領太史令又曰趙達

河南人也修九宮一筭之術究其微旨孫權行帥征伐每

令達有所推步皆如其言呂忱字林曰機祲祥也居衣切

人鬼而越人機今之巫祝禱祀董襲陳武殺身以衛主
 之比也晉灼曰機音珠璣之璣董襲陳武殺身以衛主
 此二人皆死於王命善曰吳志曰董襲字元世會稽人
 也為偏將軍曹公出濡須口襲從權赴之襲督五樓船往
 濡須口夜卒暴風樓船傾覆左右散走遠舸乞使襲出怒
 曰受將軍任在此備賊何等季去也敢復言此者斬於是
 莫敢干其夜船敗襲死權改服臨殯又曰陳武字子烈廬
 江人也累有勞進位偏將軍建安二十年從擊合肥奮
 命戰死權哀駱統劉基彊諫以補過善曰吳志曰駱統字
 之自臨其喪劉繇長子基字敬輿權為吳王基為大司農權掌
 公緒會稽人也權名為功曹志在補察苟所聞見多不待
 且又曰劉繇長子基字敬輿權為吳王基為大司農權掌
 宴飲騎都尉虞翻醉酒犯忤權欲殺之威怒甚盛由基諫
 爭翻以得免左氏傳士李謂晉侯曰詩云衮職有闕惟仲
 山甫補之謀無遺譖與舉不失策善曰廣雅曰譖智也東
 能補過也故遂割據山川跨制荆吳而與天下爭衡矣
 無遺策動故遂割據山川跨制荆吳而與天下爭衡矣
 不失其中故遂割據山川跨制荆吳而與天下爭衡矣
 衡平也言與天下英雄爭平其功業善曰爭衡謂角其
 輕重也漢書公孫獲曰吳楚之王西與天子爭衡鄭玄周

禮注曰補魏氏掌善本作藉戰勝之威率百萬之師魏氏
 上曰衡

曹操也善曰漢書晁錯浮鄧塞去之舟下漢陰之衆鄧塞
 曰戰勝之威氣百倍也

山名言浮舟於下漢水名也水南曰陰聚也善曰孔安
 國尚書傳曰順流曰浮鄧元水經注曰鄧塞者即鄧城東

北小山也莊子曰子貢南遊於楚過漢陰漢水羽楫萬計龍躍
 之南也

順流善曰羽楫者謂其疾也龍躍順流言船行速也
 易曰見龍在淵

田或躍在淵銳騎千旅虎步原隰向曰銳利也五百人為
 曰原下濕曰隰言布兵陳於此處也善

曰李陵詩曰幸託不肖軀且當猛虎步謨臣盈室武將連
 衡善曰包咸論語往曰衡軌也我喟然有吞江許古之志

衡車武將所駕故以連衡喻多也喟然有吞江許古之志

一宇宙之氣而周瑜驅我偏師黜之赤壁然言曹操喟
 國平一天下之勇氣而周瑜為偏將擊之大敗走退也許

浦也宇宙天下也黜退也赤壁江口戰處也善曰毛萇

詩傳曰水涯曰許也吳志曰曹公入荊州權遂遣瑜與備并力逆曹公遇於赤壁初一交戰公軍破退喪旗

亂轍僅而獲免收跡遠遁向日喪失也轍車跡也言軍敗跡謂收其敗餘之兵善曰左氏傳曹劌曰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鄭玄禮記注曰遁逃也漢王亦憑

帝王之號帥巴漢之民乘危騁變結壘千里志報關羽之

敗圖收湘西之地而陸公亦挫之西陵覆師敗績困而後

濟絕命永安向日漢王謂劉備也備是漢景帝之後故依憑先帝王之號也巴漢蜀中也壘軍營壁也

蜀將關羽守荊州孫權襲破之取荊州虜關羽劉備怨之

遂伐吳備登馬鞍山吳將陸遜促諸軍四面蹙之士崩瓦

解圖謀也湘西則荊州地也陸公即遜也西陵馬鞍山之

東也大崩曰敗績劉備軍既敗遂濟于永安官而劉備殂

故云絕命續以濡須之寇臨川摧銳良曰後又續敗曹公軍於濡須濡須水也善曰吳

寇敵也摧銳謂摧其鋒銳也曹公懼而退走也善曰吳曆曰曹公出濡須作油船夜渡州上摧以水軍圍取得三

千餘人其沈蓬龍之戰子輪不反也向日子隻也輪車輪溺者數千人

善曰魏志曰張遼之討陳蘭別遣臧霸至皖討吳吳將韓當逆戰于蓬龍楚辭曰登蓬龍而下隕兮王逸曰蓬龍山

名也公半傳曰晉敗秦由是二邦之將喪氣挫鋒勢奴於殺匹馬隻輪無反者

財匱而吳荒善本作然坐乘其敝故魏人請好

漢氏乞盟蜀也乞盟謂乞為誓信不相伐也謂魏蜀畏懼也善曰論語曰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莞爾而笑何晏

日莞爾小笑之貌左氏傳曰隱公攝位而欲求好於邾又

盟請服遂躋天號鼎峙而立西屠庸益之郊北裂淮漢

之埃銑曰孫權遂從天命外為尊而與魏蜀三分鼎足而

惟漢二水為界埃水涯也漢書曰方言曰齊登也漢書蒯

通說韓信曰今為天下之計莫若三分天下鼎峙而立其

勢莫敗東包百越之地南括群蠻之表翰曰百越地名括先動也表外也蓋言

其土地實遠也善曰賈誼過秦曰南取百越之地薛君韓詩章句曰括約束也於是講八代之禮

菟愁三王之樂銑曰八代之禮謂二皇五帝也三王謂夏

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菟閱也告類上帝拱揖群右向曰

善曰尚書曰帝天也拱揖羣后謂拱手以揖諸侯示無事也

攝告大及五帝也尚書曰頒瑞于虎臣虎臣言猛也毅卒言勇也循依也善曰毛詩曰進厥虎

臨江而長棘勁鍛殺望颶而奮颶風也奮振動也鍛刀類

守之動者勇於關也善曰爾雅曰棘戟也說文曰庶尹盡規

於上四民展業于下齊曰庶尹百官也四民士農工商也

尹正也衆官之長國語召康公曰天子聽致近臣盡化協

規又曰內史過曰庶人工商各守其業以供其上

殊裔風衍遐圻巨衣反輪曰協合也裔夷狄之國也衍

地一圻杜預曰一圻方千里乃俾一介行人撫巡外城向曰

里圻界也言風教及遠也

也一介行人獨使也善曰左氏傳曰晉人使子貢對鄭使曰君

有楚命亦不使一巨象逸駿擾於外閑銑曰巨大也象獸

介行李告于寡君

言皆馴順育之於外閑也擾順也閑謂育獸坊善曰明

周禮曰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鄭玄曰每廐為一閑也

珠瑋寶輝善本作於內府良曰瑋美也府庫也善曰周珍

瑰重跡而至奇玩應響而赴濟曰珍瑰奇玩皆寶物也重

跡重疊也應響言歸君命速也善曰輜由軒騁於南荒衝

輜謂不用兵戈也善曰楊雄答劉歆書曰掌間元代

輜軒之使班固漢書述曰戎車七征衝輜閑閑字略作輜

傍也音義曰朝兵齊民免干戈之患戎馬無晨服之虞而車名也薄朝切

帝業固矣向曰齊民百姓也晨服謂晨朝裝整戎服以備不虞今則無之此乃帝業之堅固也善曰難

謂之父老子曰今割齊民以附夷狄如淳曰齊等無有貴賤故蜀之齊民老子曰天下無道戎馬生郊爾雅曰真度也

大皇既沒幼主蒞朝姦回肆虐景皇聿興鏡曰大皇權也蒞臨也邪肆縱

也言幼主臨朝姦邪縱虐乃廢亮為會稽王立權弟孫休為景帝也善曰幼主孫亮也吳志曰孫亮字子明權少

子也立為太子權薨即尊號尚書曰崇信姦回南都訓曰豺狼肆虐吳志曰孫休字子羽權第六子也亮廢孫繼使

宗正孫楷迎休即位薨諡曰虞脩遺憲政無大闕守文之景帝毛萇詩傳曰聿遂也

良主也韓曰虔敬憲法也守文良主謂孫休也善曰南都訓曰朝無闕政公羊傳曰繼文王之體守文王

之法降及歸命之初典刑未滅故老猶存良曰歸命之初謂孫皓即位之初

初也故老謂老臣也皓即位十六年晉武帝伐吳皓老降晉晉封為歸命侯善曰吳志曰孫皓降晉晉賜號歸命侯

侯向書曰尚有典刑大司馬陸公以文武熙朝左丞相陸

凱以謇謇盡規濟曰陸公謂陸抗也機之父故不言名熙與也向曰謇謇正直也善曰吳志曰

孫皓即位并陸抗大司馬荆州牧又曰陸凱字敬風吳郡人也孫皓遷為左丞相凱上表疏皆指事不飾忠懇孔安

國尚書傳曰熙廣也周易曰王臣謇謇匪躬之故史記趙簡子曰大夫在朝徒聞唯唯子不聞周舍之謇謇謇謇盡

規已見而施績范慎以威重顯良曰施姓也績名也善上文

將軍都督領盜賊事持法不傾拜左大司馬吳錄曰范慎字孝敬廣陵人也竭忠知己之君繼繼三益之友時人榮

之孫皓以丁奉鍾鍾善本無離斐以武毅稱善曰吳志曰丁奉字承淵廬江

人也少以驍勇為小將亮即位為冠軍將軍魏將誕葛誕據壽春降魏人圍之使奉與黎斐解圍奉為先登黎斐力

戰有功并左將軍黎與離孟宗丁固之徒為公卿善曰吳音相近是一人但字不同

皓以左右御史大夫丁固孟仁為司徒司空吳錄曰初固為尚書夢松樹生腹上謂人曰松字十八公也後十八歲

當為三公乎卒如夢焉又曰孟仁字恭武江夏人也本名宗避諱字易焉楚國先賢傳曰累遷光祿勳遂至三公

婁善本本玄賀邵之屬掌機事善本郡人也孫皓用玄為宮下錄

事禁中侯生殿中事又曰賀邵字興伯會稽人也皓時為中書令漢官解故曰機事所總號令收發也

雖病股肱猶良善本本作存字善本曰元首君也謂孫皓股

股肱臣也爰及末葉羣公既喪然後黔首有瓦解之患

善本作皇家有土崩之釁良曰葉代也釁憂也善本曰黔

志何謂瓦解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當此之時安上樂俗之

人眾故諸侯無境外助此謂之瓦解又曰何謂土崩秦之

末葉是也困而主不恤下善本命應化而微王師躡

運而發向曰言歷數天命應其政化同為微弱也言晉帝

命也王師謂晉師也言躡其運數而發也于寶晉紀曰咸

寧五年十一月命安東將軍王渾向揚州龍驤將軍王濬

帥巴蜀之卒卒散於陣民奔于邑善本有城池無藩籬之

固山川無溝阜之勢鏡曰具有堅地高山大川之固而為

也溝小渠水也阜小山也善本曰過素非有工輪雲梯之

論曰楚師深入鴻門曾無藩籬之難善本械智伯灌激之害

梯以攻宋城將必取也善本械具也晉大夫智伯攻趙襄子懼走保晉陽

設者三版賊中懸釜而炊也激射也言吳非有此事而自

下者蓋為君不明而有疑臣楚子築室之圍燕人濟西之

隊向曰楚子圍宋九月不剋遂築室反耕以守之宋乃降

於濟西也隊謂兵之部伍言吳軍未浹辰而社稷夷矣善本

亦非有此患也善本同向佐善本社稷已滅善本曰左氏傳君子曰昔恃其陋浹辰之間而

楚剋其三都杜預曰于寶晉紀曰太康元年四雖忠臣孤

憤烈士死節將奚救哉善曰襄陽記張悌字臣先襄陽人
退走使過迎悌悌不肯去親自牽之悌垂泣曰今日是我死日也親遂放之為晉軍所殺韓子有孤憤篇司馬遷書
曰世又不與夫曹劉之將非一世所選向時之師無曩日
能死節者也之衆良曰曹劉謂曹操劉備也言其將皆有雄畧固非晉
師謂晉軍也曩日之衆謂曹劉也戰守之道抑有前符阻
言晉之師不如昔日曹劉之衆險善本作之利俄然未改而成敗貿理古今詭趣何哉彼
險阻字此之化殊授任之才異也向曰符法貿易詭變趣事也戰
問向亦未改然昔者曹劉之衆勝於晉兵而吳終成帝業
今晉師不如曹劉而反敗吳國成敗易理古今事變何也
則彼此政化有殊而授任羣臣有疑心故也彼謂孫
權時此謂孫皓時言孫權任人不疑皓用人有貳也

辨亡論下

昔三方之王也魏人據中夏漢氏有岷益吳制荆楊而掩
善本交廣翰曰漢氏謂劉備也銑曰交廣郡名善曰
作奄曹氏雖功濟諸華虐亦深矣其民怨善本有矣字劉公因險善本有飾智
深民怨善曰諸華已見上文毛詩序曰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怨功已薄矣其俗陋善本有矣字濟曰劉公即備也言因
俗敝陋也善曰淮南子曰偽之生飾智以警愚范曄後漢書吳祐曰遠在海濱其俗誠陋也夫吳相王
基之以武太祖成之以德聰明睿達懿度深善本作弘遠矣向
太祖謂孫權也銑曰懿厚也言權有厚度量也其求賢如
善曰周易曰古之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夫不及恤民如稚子翰曰如不及者謂志慕之也恤憂也稚
不及謝承後漢書曰延接士盡盛德之容親仁罄丹府之
篤遷京兆尹卹民如子

愛拔呂蒙於戎行識潘濬於僚虜

良曰盛德之容謂禮節也罄亦盡也丹府謂赤

心也 濟曰戎行謂兵行伍之間也虜獲也 善曰吳志

曰呂蒙年十五六隨鄧當擊賊策見而奇之引置左右張

昭薦蒙拜別部司馬又曰潘濬字承明武陵人也江表傳

曰權剋荊州將吏悉皆歸附而濬獨稱疾不見權遣人以

牀就家與政之潘伏面著席不起涕泣交橫哀哽不能自

勝權慰勞與語呼其字曰承明昔觀丁父都俘也武王以

為軍帥敢仲爽申浮也文王以為令尹比二人卿荆國之

先賢也初雖見囚後皆擢楚名臣獨不然未肯降意將

以為孤無古人之量邪便親以巾拭其面潘起下地拜謝即

推誠信士不恤人之我欺量能授器不患權之我偏執鞭

鞠躬以重陸公之威悉委武衛以濟周瑜之師

向曰誠心恤憂也我

欺猶欺我也言權推腹心信於人士不憂前人有欺

曰不患難貴臣權勢所偏也 翰曰魏大司馬曹休侵吳

北邊權乃遣陸公征之權執鞭鞠躬以送是則重陸公之

威也陸公謂遜也 良曰時曹公入荊州權盡委武衛之

兵以濟益周瑜之軍也悉盡也武衛謂

權之親近宿衛之兵也 善同向良注

卑宮菲食

善本有

豐功臣之賞披懷虛已納謨士之箠

濟曰菲薄也 向曰

虛器將容受其物也言權開張其懷虛已受納謀臣之計

也 善曰論語曰禹非飲食而致孝乎鬼神卑宮室而盡

力乎溝洫馬融曰菲薄也漢書曰故魯肅一面而自託士

李尋傳曰王根輔政數虛已問事

變蒙險而效

善本

命

翰曰周瑜薦魯肅才宜佐時權與

故云一面自託也土變為左將軍常蒙險阻以致其命也

而省游田之娛

向曰張公謂昭也 善曰吳志曰張昭為

持馬鞍昭變色而前曰將軍何有當爾夫為人君者謂能

駕御英雄驅使羣賢豈謂馳逐於原野校勇於猛獸者乎

如有一日之患奈天下笑何權謝昭賢諸葛之言而割情
曰年少慮事不遠慙君然猶不能已

欲之歡屬也善曰諸葛瑾也情欲女子之感陸公之規而

除刑法之煩言即陸公謂遜也陸遜諫權緩刑而權從其

宜勸以施德緩刑寬賦息調權報曰君以為大重孤亦何
利焉但不得已而為之耳於是令有司盡寫列條使即中

所不妄令損益之奇劉基之議而作三爵之誓良曰權會

行酒虞翻揚醉而伏權欲殺二劉基諫而止乃勅戒左右
曰自今已後醉後言殺者勿殺議亦諫也三爵謂醉後也

誓戒也善曰權既為吳王歡宴之末自起行酒虞翻伏

地陽醉不持權去翻起坐權於是大怒手劍欲擊之侍坐
者莫不惶遽惟大司農劉基起抱權諫曰大王以三爵後

殺士雖翻有罪天下孰知之翻由是得免權因勅左右自

今酒後言殺屏氣跼局以伺子明之疾分滋損其以

皆不得殺之屏氣跼局以伺子明之疾分滋損其以

育凌統之孤濟曰子明呂蒙字也呂蒙有疾權欲數見其

則喜不然則夜寢不安也屏氣跼局謂窺壁之時恐其知

將軍凌統卒權聞之哀不自止統有二子權內養於官中
與權子同分滋味咸其甘美之食以育養也善曰論語

曰屏氣似不息者毛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
不敢不跼吳志曰呂子明疾發權時在公安迎置內廐所

以療護者萬方募邦內有愈蒙者賜金千斤欲數見顏色
又恐其勞動常穿鑿壁瞻之見其小能下食則喜顧左右

言笑不然則咄嗟夜不能寐病小瘳為下赦令羣臣畢賀
後更增篤自親臨視陵卒權為之數日戒膳言及流涕乃

列封統二子年各數歲權內養於愛待與登壇慷慨歸

魯子之功削投惡言信子瑜之節銑曰登壇謂權即帝位

位之時顧謂羣臣歸功於魯肅也魯子謂肅也濟曰諸

葛瑾使蜀或人謂瑾與劉備相通權曰吾與子瑜有死生

不易之誓子瑜之不負吾猶吾之不負子瑜矣此則棄人
惡言信其忠節削投謂棄也子瑜瑾字也善曰吳志曰

權既稱尊號臨壇顧謂公卿曰昔魯子敬掌道此可謂明
於事勢矣時或言諸葛瑾別遣親人與備相聞權曰孤與

子瑜有死生不易之誓子瑜是以忠臣競盡其謀善本作之不負吾猶吾不負子瑜也

志士咸得肆力善曰肆用也書傳曰謨謀也又曰肆陳也洪規遠略

固不厭善曰厭安也區區者也良曰厭安也區區小也言權大規

一統天下故也善曰言其規略宏遠不安茲小國也左

氏傳曰初楚靈王卜曰余尚得天下不吉投龜詎天而呼

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界故百官苟合庶務未遑向曰遑暇

方言曰狀安也於豔切善曰

論語曰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初都建業羣臣請備禮秩

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天子辭而不許曰天下其謂朕何官室輿服蓋慊苦如也

銑曰建業郡名天子謂權也初都建業羣臣請備禮即天

子位而權不許也謂我何者言天下以我無心存漢矣雖

若宮室車服蓋如不足堪也慊不足也善曰漢書文帝

日豫建太子謂天下何劉兆穀梁注曰慊不足也口簞切

爰及中葉天人之分既定百度之缺粗精善本作粗脩字

中年之時天道人事既定謂三國各據一方也則百法禮儀有所缺失者粗得增脩也善曰粗古粗字也韋昭漢

書注曰粗畧也才古切雖醲化懿網未齒乎上代抑其體國經民之

具亦足以爲政矣善曰言雖醲醲之化美政之理以網羅

其體國理人之事亦足以爲政化也善曰杜預地方幾

萬里帶甲將百萬其野沃其民練向曰言吳地廣兵衆也

謂習戰事也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其器利其財豐東

幾音基近也韋昭國語注曰沃肥善也

負滄海西阻險塞良曰器謂兵器長江制其區宇峻山帶

其封域善曰封域國家之利未巨有弘於茲者矣借使中

才守之以道善人御之有術向曰御理也善曰陳琳爲

處之殆難倉卒論語子張問善人敦率遺典勤民謹政善曰

敦勉率循典故也言借使中才之人勉循孫權遺法也循定策守常險則可以善本有

長世永年未有危亡之患善本有也字善曰左氏傳北宮文子曰有其國家令問長世

尚書曰降年有求有不求或曰吳蜀唇齒之國蜀滅則吳亡理則然矣良曰援助也與

夫蜀蓋藩援之與國而非吳人之存亡也良曰援助也與

藩籬之助為吳國之朋黨然吳之存亡不由蜀也善曰

左氏傳宮之奇曰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也僕書項

梁曰田假與國之王也厚與何則其郊境之接重山積險

日相與友善為與國黨與也陸無長轂之徑善曰其險狹無行車之路也長轂兵車也

也兵車川阻流迅水有驚波之艱雖有銳師百萬啓行不過

千夫向曰開行陣不過千人亦言地狹雖人衆無施用也善曰詩曰元戎十乘以先啓行船逐艦

廬千里前驅不過百艦胡滅反翰曰舳舻船也艦戰船

書曰自尋陽浮江舳舻千里李斐曰舳船後持掩尾也故

劉氏之伐陸公喻之長蛇其勢然也良也劉氏謂備也陸

日善用兵者如常山之蛇擊其首則尾至言劉氏伐吳之

時陸遜比蜀兵為長蛇者言其地狹首尾不得相救其勢

合然也善曰蛇鬬以首尾昔蜀之初亡朝臣異謀或欲

積石以險其流或欲機械以御其變翰曰謂吳朝臣見蜀

欲積石以過江水令流迅以為險阻機械兵器之天子總

總名也善曰戰國策曰公輸班為攻宋機械群議善本而咨之大司馬陸公善本更有以四瀆天地

之所以節宣其氣固無可過之理銑曰天子謂權也總集

謂抗也抗言江水四瀆也無過絕之理謂不可積石以險

流矣四瀆江河淮濟也宜通也善曰國語太子晉曰夫天地成而聚於高歸物於下疏為川谷以道其氣而機械

則彼我之所共彼若棄長技以就所屈即荆楊而爭舟揖之用是天贊我也將謹守峽口以待禽耳向曰言彼此皆

日言晉人所長巧於陸戰若棄其所長以就水戰是屈其力也晉人又即於荆楊二州而爭我舟揖之用其不善用

舟必速獲敗是天助贊兵也則當守峽山之口以待禽耳善曰漢書晁錯曰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左氏傳

子魚曰勦敵之人隘建步闡之亂憑寶城以延彊寇重資

幣以誘群蠻翰曰西陵督步闡叛吳降晉憑據堅城以招

也寶猶堅也善曰國語單穆公曰量資幣戰于時大邦

策曰荆軻至秦持千金之幣厚遺中庶子蒙嘉于時大邦

之衆雲翔電發懸旌江介築壘遵渚襟帶要害以止吳人

之西而巴漢舟師沿江東下向曰大邦謂晉也作此論之

邦也介間也築壘謂作軍營壁也遵統也言晉兵守吳要

害如襟帶束於身又以蜀中兵沿江而東下至於吳順流

而下曰公善曰雲翔言衆也戰國策頃子說秦王曰今

楚魏之兵雲翔而不敢扶然此雲翔與戰國微異不以文

害意也毛詩曰鴻飛遵渚毛萇傳曰遵循也陸公以偏師三萬北據東坑苦衡

良曰陸公謂抗也東坑謂海也善曰東坑在西陵步闡

城東北長十餘里陸抗所築之城在東坑上而當關城之

北其迹深溝高壘按甲養威反虜跡待戮而不敢北

窺生路彊寇敗績宵遁喪師太半分命銳師五千西禦水

軍東西同捷獻俘萬計濟曰反虜謂步闡也跡謂俯伏

逃也喪失師衆也太半言疆半也善曰吳志曰西陵督步闡據城以叛

獻謂獻生虜於君善曰吳志曰西陵督步闡據城以叛

遣使降晉陸抗聞之因部分諸軍吳彥等徑赴西陵勦軍

營更築嚴圍自赤谿至故市內以圍關外以禦寇圍備始

合晉巴東監軍徐胤率水軍詣建平荆州刺史楊肇至西

陵抗令張咸固守其城公安督留慮卑胤身率三軍憑圍

對肇肇攻至月餘計屈夜遁抗使輕騎躡之肇大破敗胤

等引還抗遂陷西陵城誅夷闡族左氏傳曰僖二十年晉

侯敗楚師于城漢還師歸國獻俘授信哉賢人之謀豈欺

哉杜預曰獻楚俘于廟俘即囚也我哉向曰言陸抗之謀豈欺詐於君也善曰孟子自是烽

燧卒警封域寡虞翰曰自陸公一捷則烽火之候希有警

虞度之事也陸公沒而潛謀兆其釁深太六師駭良曰言陸抗

蓋潛謀伐吳自此而始孫皓無道瑯玕曰深而六夫太康

軍於是警駭也兆始也善曰倉頡篇曰駭警也

之役眾未盛乎曩日之師濟曰晉太康年滅吳言太康時

且魏蜀兵盛而吳敗之今晉兵不如魏廣州之亂禍有愈

乎向時之難翰曰孫皓天紀三年郭馬反殺廣州刺史當

由無良臣明主也愈少也向而邦家顛覆宗廟為墟嗚呼

時謂蜀魏也善同翰注

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不其然與銑曰人之云亡謂陸公亡

也珍盡瘁病也言邦家顛

覆宗廟為墟者蓋以陸公亡而邦國之人盡病也易曰湯

武革命順乎天玄曰亂不極則治不形也向曰玄謂太玄經

有理世而見善曰周易革卦之辭也太玄言帝王之因

經曰陰不極則陽不生亂不極則德不刑

天時也古人有言曰天時不如地利善曰孟子曰天時不

和趙岐曰天時五易曰王侯設險以守其國言為國之恃

行王相孤虛之屬險也善曰周易坎卦之辭也又曰地利不如人和在德不

在險言守險之由人也善曰史記魏武侯曰山河之固此

險吳之興也參三而由焉孫卿所謂合其參者也翰曰言

也天時地利人和三者並用也參三也由用也孫卿謂卿參合所以參而顛其所參則惑矣及其亡也恃險而已又

孫卿所謂捨善本作舍字其參者也良曰捨其天地人三者之理也夫四州之

氓善本作萌字非無衆也大江之南非乏俊也濟曰四州荆揚交廣皆具地也

氓謂百姓也俊謂賢俊人也山川之險易守也勁利之器易用也翰曰

之器兵先政之策易循也功不興而禍遘善本有者字何哉所

以用之者失也向曰先政謂權之政化也遘及也用之是者失謂任羣臣有疑貳之心故禍及也

故先王達經國之長規銑曰先王謂古先帝王也審存亡之至數謙已

以安百姓敦惠以致人和寬冲以誘俊又善本作人字之謀慈

和以結士民之愛銑曰誘進也俊人謂賢人也士人謂百姓也是以其安也則

黎元與之同慶及其危也則兆庶與之共患安與衆同慶

則其危不可得也危與下共患則其難不足恤也翰曰上行其惠

而及其下下效其節以匡於上上下下和而君臣之道悅則雖危亡患難之事蓋不足憂也善曰孝經鉤命史曰天

有顧野之義授夫然故能保其社稷而固其土宇麥秀無

悲殷之思黍離無愍周之感矣向曰言人君能使上下和而君臣不疑者故能安社

稷固土宇則長無喪亡之患也微子將朝周過殷故都見麥秀漸漸曰父母之國宗廟社稷無所立也乃志動心悲

周大夫行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故歌黍離之詩若殷周長有正道則無此悲痛之事也愍痛也善同向注

文選卷第五十三 終

文選卷第五十四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并李善注

論四

陸士衡五等諸侯論一首

劉孝標辨命論一首

五等諸侯論一首

善曰五等公侯伯子男也言古者聖王立五等以治天下漢封樹不

依古制乃作此論輪同善注

陸士衡

夫體國營治先王所慎

善曰周禮曰惟王建國體國經野鄭玄曰體猶分也漢書王嘉曰王

製 複 許 不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者代天爵人尤宜慎之創制垂基思隆後葉善曰典引曰慎命以創

後聖垂基也然而經略不同長世異術善曰左氏傳楚羊尹無

制也又北官文子曰有其國家令聞長世五等之制始於黃唐郡縣之治創自

秦漢善曰漢書曰周爵五等蓋千八百國而太昊黃帝後

苗裔靡有子遺者矣漢興因秦制度以撫海內班固漢曹

述曰自昔黃唐經略萬國三代損益降及秦漢革剗五等

創立郡縣善注得失成敗備在典謨善曰王命論曰歷古今之

訓誥是以其詳可得而言向日詳夫先王知帝業至重

天下至曠曠不可以偏制重不可以獨任善曰長楊賦曰

重任也廣雅曰曠遠也任重必於借即力制曠終乎因

人故設官分職所以輕其任也賢之力因羣賢之才所以

分重而輕焉庶事乃濟也善並建五長所以弘其制也

良曰五長即五等也善曰於是乎立其封疆之典財其

親踈之宜使萬國相維以成盤石之固鏡曰維連也盤石

連以固王室如大石之不可轉動也善曰賈逵國語注

曰裁制也裁與財古字通周禮曰凡邦國善曰賈逵國語注

宋昌曰漢所謂宗庶雜居而定維城之業向曰宗謂同姓

言二者皆能定此連城盤石之業也善曰又有以見綏

世之長御識人情之大方善曰綏安御理也善曰大方

力者知其為人不如厚已利物不如圖身善曰是人之情

人君即不然也善曰周易曰利物足以和義莊子曰愛

人利物之謂仁左氏傳樂武子曰李孫圖其身不忘其君

也安上在乎善本作悅下為已在乎利人良曰安上謂安

君王也善曰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左氏傳邾子曰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孰必與焉故
易曰悅以使人人二民字忘其勞孫卿曰不利而利之不
如利而後利之利也善本作利之利無也字
更利之則其利廣矣可謂惠而不費也善曰周易兌卦之辭也孫卿子曰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後利之利也
而不愛而用之不如愛而後用之之功也利而後利不如利而不利者之利也愛而後用之不如愛而弗用者之功也
利而不利愛而不用也者取天下矣利而後利之愛而後用之者保社稷者也不利而利之不愛而用之者危國家也
者是以分天下以厚樂而已得與之同憂饗天下以豐利
而我得與之共害向曰厚樂之事豐利之資與天下共分饗則國之不理與諸侯同憂乃理矣危
害與諸侯共除乃安也善曰孟子謂齊王曰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趙岐曰古賢君樂則以已之樂天下同之憂則以天下之憂與已共之如
是未有不王者也鄭玄儀禮注曰饗勸強之也
利博則

恩篤樂遠則憂深

翰曰博廣篤厚遠長也憂深謂憂天下之深也善曰呂氏春秋曰衆封建非

以弘賢也所以博利博義也利博義博則無敵也毛詩曰憂深思遠也
故諸侯饗善本作食

土之實萬國受世及之祚

善本有矣字向曰子孫相承不絕曰世及祚福也善曰杜預

左氏傳注曰享受也禮記曰大人世及以為禮鄭玄曰大人諸侯之謂也
夫然則南面之君各

務其治

欽曰南面之后謂諸侯也善曰論語子曰雍也可使南面包氏曰可使南面者言任諸侯治之也

九服之民知有定主

良曰九服天下也善曰乃辨九服之國也
上之子愛

於是乎王下之體信於是乎結

善曰上之視人如愛已子下之情相連結

曰周書文王曰周視民如子愛也禮記曰子庶民則百姓勤鄭玄曰子猶愛也禮記曰先王能脩禮以達義體信以

達順鄭玄注
世治足以敦風道衰足以御暴翰曰立諸侯若國理則足

以其敦風化也王室道衰
故彊毅之國不能擅一時之勢
則足以相援以禦彊暴也

雄俊之民

善本作士字

無所寄霸王之志

向曰言分理各定入無爭也善曰孟子

曰彼一時也此一時也漢書宜帝曰漢本以霸王道雜也然後國安由萬邦之思洽

言天子國安由萬邦諸侯思共治之謂各整治於國則天子皆安也善曰毛詩序曰下泉思治也主尊賴

群后之圖身

則良曰諸侯謹敬以事天子則圖身之本羣后諸侯也辟猶衆目營方則

天網自昶

濟曰言諸侯理萬邦則國安圖身則主尊譬猶衆網之目經營於四方開而張之天下網徧故

網通矣老子曰天網恢恢疎而不失呂氏春秋一引其網布居也

雅曰昶通也

四體辭難而心齊

力獲又諸侯也辭去也齊

昔也心背以喻天子也又安也言諸侯能安四方以去其難而天子之國獲安也善曰齊亦喻王室也論語文人

曰四體不動尚書穆

蓋

善本無三代所以直道四王所以

垂葉也

向曰三代夏殷周也但有三不聞有四今云四者善曰論語子曰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禮記曰三王四代唯其師鄭玄曰四代謂虞夏商周也漢書武帝策詔曰屬統垂業廢興何如夫盛衰隆

敝

善本從犬字理所固有教之廢興繫乎其人

銑曰上教寬仁下人懷惠其化

則興行上政急下人怨其化則廢故云繫於人也善曰漢書韓安國曰夫盛之有衰猶朝之必暮禮記哀公問政

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也

愿法期於必諒明道有

時而闇

良曰愿謹也諒明也言事明暗不常善曰言法不可常愿故期在於必薄道不可常明故有時而

或闇以論盛衰廢興抑唯常理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愿慤也娛萬切左氏傳渾罕曰君子作法於涼其弊猶貪杜預

薄也故世及之制敝

犬字於彊禦厚下之典漏於末折

濟曰諸侯傳世之法弊於彊禦而難制謂其益盛而天子患之也厚封土地則失於末大而本折也漏失也善曰

言諸侯世及而盛彊其敝在於彊禦而難制也毛詩曰曾是彊禦言封建踰禮而為害其漏在於末大而本折也周

易曰剝上以厚下安宅左氏傳楚子問申無宇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鄭京櫟實殺曼伯宋蕭亳實殺子游由是觀

之則害於國末大必折尾大不揖社預曰折折其本也侵弱之釁善本作邁自三季

翰曰邁起也三季謂夏殷周之末年天子無道則諸侯疆者侵弱此釁起自夏殷周之末年也善曰班固異姓諸

侯王表序曰秦患周之敗以為四夷交侵以弱見奪於是刑去五等杜預左氏傳注曰釁瑕隙也國語郭偃曰三季

王之亡宜也韋昭曰季末也三季王桀紂幽王也陵夷之禍終于七雄謂頽毀也

七雄謂齊燕楚趙韓魏秦也言諸侯之道頽毀終于此時也善曰言七雄力政而王道因之陵夷漢書張釋之曰

秦陵吏至于二世天下土崩東京賦曰土雄並爭昔者成湯親照夏后之鑒公且

目涉商人之戒良曰成湯周公親見夏商封建之事以為鑒戒也照見也涉歷也善曰夏后之鑒

即殷鑒也毛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尚書曰爾唯舊人爾丕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哉孔安國曰目所親見法

之又明之也文質相濟損益有物濟曰文質損益各以取其宜也物事也善曰春秋元命

苞曰王者一質一文據天地之道天質而地文論語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

物禮也故五等之體善本作不革于時封畛之制有隆焉爾

者銑曰革改也畛疆也爾者謂夏殷周也言成湯周公不改五等之體而立封疆之制有盛於夏殷也善曰呂

氏春秋曰等步畝封畛所以一之也小雅曰封畛界疆也豈玩二王之禍而闇經世之

筭乎向曰言成湯周公豈好夏殷二王之禍不改五等之法而乃暗於理世之計乎蓋聖王之道所宜然也玩

好經理計筭也善曰二王謂夏殷也經世已見李蕭遠運命論固知百世非可懸御善

制不能無敝善本作而侵弱之辱愈於殄祀土崩之困痛

於陵夷也翰曰懸遠也御猶禁止也愈差也殄絕也言周崇五等非暗經世之計固知百世非可遠為禁

止而雖善制必有衰敝蓋否泰之數也且三代之末雖有侵弱之辱猶差於覆宗絕祀也而秦去五等之制有土崩

之困亦痛於周末陵夷之時也善曰漢書徐樂上書曰何謂土崩秦之末葉也是人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

此之謂土崩家語孔子是以經始權其多福慮終取其少曰文武之祀無乃殄乎

禍非謂侯伯無可亂之符郡縣非致治之具善本有也字良曰是以理

國之初者權宜之制其在多福思慮其終蓋取少禍豈謂立諸侯則不可亂置郡縣則非政理哉蓋取適於遠圖以

安天下使守其分人知其主也經治始初也善曰毛詩曰經始靈臺吳越春秋曰大夫種善圖始范蠡書慮終賈

達國語注曰權乘也尸子曰聖人權福則取重權禍則取輕故國憂賴其釋位主弱憑

其翼戴王弱則憑諸侯以為輔佐使不失其位也釋去也翼戴猶輔佐也善曰左氏傳王子朝告于諸侯釋位以

間王政又淑向語宜子曰文之伯也翼戴天子加之以恭及承微字有積其敝字善本微上無其王室遂卑善曰新序

王室猶保名位祚垂後嗣良曰祚福也善曰左氏傳曰遂卑猶保名位祚垂後嗣名位不同班固漢書叙曰後嗣

承序以皇統幽而不輟神器否而必存者豈非置勢使之廣親親

然歟緒繼而不止天子雖遭否塞其政必存豈非諸侯置之

盤石之勢使之然也統緒輟止也神器天子位也善曰東京賦曰怨皇統之見替鄭玄論語注曰輟止也老子曰

天下神器不可降及亡秦棄道任術善曰史記曰商鞅見為也為者敗之

說君以帝王之道君曰吾不能懲之失自矜其得善曰待吾以疆國之術說君君大說

周以弱見奪自尋斧始於所庇制國昧於弱下善曰左傳將去羣公子樂豫諫曰下可公子者公室之枝葉也若去

之則本根無所庇廕矣焉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為比也況國君乎此所謂庇焉而縱爭斧矣秦不封子弟亦

如用斧斷其所庇廕也秦所以不封諸侯將以弱其下此制國之道實為暗昧也善曰弱下之術前王所國慶濁

棄秦以為是故謂之闇焉賈逵國語注曰尋用也善本作

猶字 饗其利主憂莫與共害良曰言秦獨饗天下之利不封建子弟故國有憂難

無入與之共除害也善曰國語曰晉國雖速亡趣亂不有慶未嘗不怡史記范雎曰主憂臣辱

必一道顛沛之釁實由孤立向曰不必一道謂不必由奢後暴虐則顛沛之釁實由不

封立所致也善曰毛萇詩傳曰使召也毛詩曰人亦有言顛沛之揭毛萇曰顛仆也沛拔也揭見根貌也漢書曰漢興懲戒亡秦**是蓋思五等之小怨忘經**善本作萬字**國之大**

德知陵夷之可患關土崩之為痛也銑曰言秦從五等

土崩瓦解之勢莫有助援可為痛也**周之不競有自來矣**善曰毛詩曰忘我大德思我小怨

濟曰競疆也善曰左氏傳鄭石渠謂子囊曰今楚實不競行人何罪又叔孫曰叔出季處有自來矣**國之**

令主十有餘世善曰左氏傳治區夫曰為之令主揚雄連

善曰然片言勤王諸侯必應翰曰周室雖不彊然天下有

諸侯應之善曰論語子曰片言可以折獄左**一朝振矜**

遠國先叛善曰公羊傳曰葵之會齊相公震而矜之叛者

我也何休曰震矜色自**故彊晉收其請隧之圖****暴楚頓其**

美之貌也向同善注

觀鼎之志銑曰收用也圖謀也善曰左氏傳晉侯朝王王

有二王叔父之所惡也又曰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干維

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杜預曰示欲

逼周取**豈劉項之能關關勝廣之敢號澤哉**銑曰言周室

天下也**借使秦人因循周制雖則無道有與共敝而**善本無

同齊**大覆滅之禍豈在曩日**無道且有諸侯共理其敝亦不見

覆滅之禍在於昔日也**漢矯秦枉大啟侯王**向曰矯舉

善曰曩日謂土崩之禍也**漢矯秦枉大啟侯王**向曰矯舉

漢室既興舉秦之嚴法大開侯王之國以封子弟也**善**

曰班固漢書贊曰藩國大者夸州兼郡可謂矯枉過其正**矣毛詩曰大啟境土踰溢不遵舊典**善曰東京賦曰規摹

爾字為周室輔**境土踰溢不遵舊典**善曰東京賦曰規摹

故賈生憂其危晁錯痛其亂銑曰賈誼上書云諸侯彊

也晁錯入恐諸侯盛以為亂乃勸景帝削諸侯土地善同銑注是以諸侯阻其國家之

富憑其士民之力良曰阻恃也善注同勢足者反疾士狹者逆遲六

臣犯其弱網七子衝其漏網翰曰勢足者謂地廣兵足故也士狹者逆遲謂終

懷逆心為其士狹勢不足故為逆遲也向曰六臣謂燕王臧荼韓王信淮陰侯韓信梁王彭越淮南王黥布燕王

盧綰等皆友七子謂矣王濞膠東王雄渠等亦謀反弱網謂漢初南王黥布光繡川王賢膠東王雄渠等亦謀反

網紀尚弱漏網謂孝景時法網疎寬也善曰漢書賈誼曰大抵彊者先反及淮陰王楚最彊則先反韓信倚朝則

又反及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綰最弱最後反然誼言八

而機言六者貫高非五等皇祖夷於黥徒四京病於東帝

濟曰黥徒黥布也西京謂景帝都西京也東帝吳王濞也

善曰皇祖高祖也南都賦曰皇祖止焉史記曰淮南王黥

布反高祖自往擊之布走高祖時為流矢所中行道病杜

預左氏傳注曰夷傷也楚漢春秋曰下蔡亭長詈淮南王

曰封汝爵為千乘東南盡日所出尚未足黥徒群盜所邪

而反何也然黥當為黔漢書曰吳王濞反削吳會稽豫章

郡書至起兵反以表盜為泰常使吳王聞盜來知是蓋

其欲誑笑而應曰我已為東帝尚誰拜不肯見盜也

過正之災而非建侯之累也良曰言漢所以諸侯為亂者境土廣大過於正典所以為

災非是建立諸侯以成累也善曰矯枉過然呂氏之難朝

其正已見上文周易曰利用建侯行師也

士外顧宋昌策漢必稱諸侯善曰漢書曰呂產呂祿自知

使人告兄齊王令發兵西太尉勃丞相平為內應以誅諸

呂齊王遂發兵又曰呂后崩大臣迎立代王郎中令張武

日以迎大王為名實不可往宋昌曰羣臣議非也內有朱

虛東牟之親外畏吳楚淮南琅邪齊代之疆故迎大王大

王勿疑也建至中葉忌其失節割削宗子有名無實天下

曠然復襲亡秦之軌矣向曰逮及也有名無實謂有王侯之名實無其國矣善曰漢書曰

諸侯小者滿荒越法大者睽孤橫逆以害身喪國故是以

文帝采賈生之議分齊趙景帝用朝錯之計削吳楚是以

五侯作威不忌萬邦新都襲漢易於拾遺也劉宗子不封

其土不使王氏作威萬邦無諸侯之忌故王莽襲逆易於拾遺物也五侯謂成帝舅五人同日封侯新都謂王莽封

為新都侯也善曰五侯已見鮑明遠數詩尚書曰臣作福作威害于而家凶于而國漢書曰封王莽為新都侯襲

祖舉秦如鴻毛取楚如拾遺光武中興纂隆皇統而猶

遵覆車之遺轍養嬰家之宿侯善本作疾字良曰遵法也言光武即位又不封建子

弟是薄覆車之遺轍也覆車之跡既遵其必喪也故比之喪家宿侯不亦宜乎善曰言光武猶遵師前漢之失也

晏子春秋諺曰前車覆後車戒也僅及數世姦充善曰

僅劣也言光武中興劣然至於數世而姦充之賊內外充片充片言多也善曰尚書曰寇賊姦宄軌與充吉字

通左氏傳士文伯讓子產曰卒有彊臣專朝則天下風靡以政刑之不修寇盜充片也

善曰彊臣謂梁冀之屬也楚辭曰一夫從橫則城池自夷世從俗而變化隨風靡而成行

豈不危哉翰曰從橫謂亂也夷平也言一夫為亂而城池已為寇賊所平豈不危哉為無諸侯之援故也

善曰一夫謂董卓也漢書曰從恣意衡古橫字也在周之衰難興王室放命者七

臣于位者三子向曰放命謂棄叛王命為逆也干亂也七臣一曰為國二曰邊伯三曰石速四曰詹

父五曰子禽六曰祝跪七曰蕞子三子一曰子頹二曰叔帶三曰子朝是皆為亂王室者也善曰至法不出圖吾

已矣夫此蓋歎不遇聖君今以其善本有片言辯其要趣何

異乎夕死之類而論春秋之變哉向曰理之冥昧其或難知是非反覆紛綸莫定

今若以片言辯之亦如朝生夕死之蟲而論春秋寒暑之變其可及乎善曰毛萇詩傳曰蜉蝣渠渠也朝生夕死

莊子曰螻蛄且荆昭德音丹雲不卷善曰左氏傳曰有雲不知春秋也

目楚子使問周太史曰其當王身乎若榮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冥諸股肱亂單子逆悼王于莊

宮以歸杜預曰子朝景王之長庶子悼王子猛也班固漢書述曰孝景蒞政諸侯方命韋昭曰方放命不承天子之

制七臣為國邊伯詹父子禽祝跪及類叔桃子賓起王命論曰闇千天位爾雅曰予求也三子子類叔帶子朝

王委其九鼎凶族據其天邑

銑曰嗣王詩惠王襄王以三子之亂棄國出奔也委棄也

凶族即三子也皆為勃逆僭闕子位以據王城也天邑謂王城也

善曰嗣王惠襄悼也凶族三子也史記曰秦取周九鼎寶器尚書曰肆鉦鉦震於閼宇鋒鏑流乎絳闕

于敢求爾于天邑商鉦鉦震於閼宇鋒鏑流乎絳闕

濟曰鉦金聲也鼙鼓也閼宇謂四方也鏑兵鋒也絳闕天子宮闕也言王室微弱諸侯戰爭故令金鼓震動於四方

而鋒鏑亂流于天子之宮室也善曰傳玄正都賦曰巍巍絳闕然禍止畿甸害不覃及天

下晏然以治待亂良曰言周雖衰弱禍難至於近國患害言天下晏然以理世而待危而賴諸侯扶持尚未至亡也

謂惠襄之時也善曰毛詩曰單及鬼方毛萇曰單延也難蜀父老曰及臻歟成天下晏如是

是以厲宣善本作興於共和襄惠振於晉鄭

輸曰振起也善曰史記曰周人相與畔襲厲王王出奔于虢召公周公二

相行故號曰共和十四年厲王死於彘二相乃共立宣王

又曰惠王即位衛師燕師伐周立子類鄭伯見號叔曰盍

納王乎虢公曰寡人之願也同伐王城殺王子類及五大

夫又曰天王出居于鄭避母弟之難也晉侯辭秦師而下

右師圍溫師逆王王八於王城取太叔千溫殺之杜預曰叔帶襄王同母弟也

豈若二漢階闕

整擾而四海已沸

向曰言周封立諸侯而王室雖弱不至

已沸也階闕宮城內也擾亂孽臣朝入而九服夕亂哉

善曰階闕整擾謂王莽也九服天下也所以朝入久亂者言速也蓋無所援助也

善曰孽臣董卓也范曄後漢書曰何進私呼卓入朝以脇

太后卓主遂廢少帝為弘農王遠惟王莽篡範之事近覽董卓擅權之際

億兆悼心愚智同痛

良曰億兆謂天下人也悼亦猶痛也

悼心然周以之存漢以之亡夫何故哉豈世乏曩時之臣

士無匡合之志歟

濟曰曩時謂周時也匡正也合謂合諸

侯之衆以正天子之位也言漢朝豈無

此人哉 善曰聖主得賢臣頌曰齊侯設庭燎之禮故有臣合之功論語子曰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又曰桓公九合諸侯 蓋遠績屈於時異雄心挫於卑勢耳故烈士扼腕終

委冠離之手 翰曰言僕所以亡者豈無同時之臣臣合之其為援矣雖有雄壯之心欲正王室所見挫折者迫於位賤而勢卑人不威服其扼腕謂怒而提手也委死也言烈士雖怒篡逆之人而終死於讎敵手也 善曰左氏傳劉子謂趙孟曰子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焉阮瑀與孫權書曰大丈夫雄心能元憤發者也 中人變節以助虐國之

桀 向曰中庸之人不能堅守忠義或有變節以助暴虐之

日公卿變節史記王歙謂燕將 雖復有時鳩合同志以謀

日今為君將是助桀為暴也 韓馥為冀州刺史侍中劉岱為兗州刺史馥等到官各舉義兵討卓然上非與主下皆市人

王室 銑曰鳩聚也 善曰漢書曰王莽居攝翟義心惡之遂與劉璜結謀舉義兵范曄後漢書曰董卓以尚書

有與主呂氏春秋曰驅市人而戰之可以勝人之教卒也

師旅無先定之班君臣無相保之志 翰曰師旅兵衆也班

兵衆悉散則無關心何能有先定之次也先定謂爭勇於戰而先定其亂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卓聞劉馥等兵起乃鳩殺是以義兵雲合無救劫殺作弑之禍 向曰謂逆徒弘農王是以義兵雲合無救劫殺作弑之禍 劫殺帝族也

謂之義 漢書班彪曰假號雲合 民望未改而已見大漢

之滅矣 濟曰人望謂望漢復安之心未改也 善曰漢書

破之於是莽自謂大得天人之助遂即真 或以諸侯世位

矣漢書陳涉詐稱公子扶蘇從民望也 善曰公羊傳曰諸侯世位故國

不必常全 銑曰世位謂子孫相傳也言其子孫不必常有

或為一體也全 昏主暴君有時比跡 善本作 故五等所以

或為今非也 善曰公羊傳曰諸侯世位故國

濟曰與深也言非深沈知人之主也 善曰漢書曰翟義

立劉信為天子左氏傳曰蔡公召子于子哲將納之子于

歸韓宜子問於叔向曰子干其濟乎對曰難恭有寵子國

有與主呂氏春秋曰驅市人而戰之可以勝人之教卒也

師旅無先定之班君臣無相保之志 翰曰師旅兵衆也班

兵衆悉散則無關心何能有先定之次也先定謂爭勇於戰而先定其亂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卓聞劉馥等兵起乃鳩殺是以義兵雲合無救劫殺作弑之禍 向曰謂逆徒弘農王是以義兵雲合無救劫殺作弑之禍 劫殺帝族也

多亂善曰唐子曰暴主闇君不可生殺范曄後漢書孔融薦謝該曰該實卓然比迹前列今之牧守

皆以官方庸能用也良曰庸雖或失之其得固多故郡縣易以

為治夫德之休明默陟日用良曰言天子有休明之德能申黜陟之理日用於時也

善曰左氏傳王孫滿曰德之休明尚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長率連屬咸述其職善曰禮記曰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為屬屬有長十國以爲連連有帥尚書傳曰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五年一朝朝見其身述其職者述其

所職也善曰而淫昏之君無所容過向曰君謂諸侯也言雖淫

昏懿相防制故無所容過也書曰何則其不治哉故先

代有以之興矣善曰也故先代帝王有立諸侯而祚興也荀

或衰陵百度自勃善曰善本從心翰曰言天子且或衰微陵遲

善曰尚書曰不役鬻官之吏以貨准才向曰鬻賣也貨多

耳目百度惟貞者則高官少者下

位故云以則貪殘之氓善本作皆如群后也錢曰氓謂百

貨准才則貪殘之氓善本作皆如群后也錢曰氓謂百

殘富盛皆如羣后安在其不亂哉故後王有以之廢矣良

諸侯也后君也且要而言之五等之君為已思

治善曰謂其為長久子孫計故謂必思郡縣之長為利圖

物翰曰謂其知不久居官故為利而圖於百姓何以徵之

蓋企及進取仕子之常志向曰企羨也言羨及厚祿進而

取奔競以招譽禮記曰不至焉者企而及之史記蘇脩已

安民良士之所希及銑曰希少也言少能及此事也善曰

已以安百姓尚書夫進取之情銳而安民之譽遲良曰銳

咎繇曰在安民是故侵百姓以利已者在位所不憚濟

憚懼也言衆皆爲之故不懼也善曰安民譽損實事以

養名者官長所夙夜善本有也字翰曰實謂政化之美日

事皆夙夜爲之而不止也善曰進取名速故損實名無

卒歲之圖臣挾一時之志五等則不然知國爲已土衆皆

我民民安已受其利國傷家嬰其病向曰此郡縣長所爲

然也善曰說故前人欲以垂後後嗣思其堂構統曰後

嗣於先君如先起其堂上構以木則成大廈之爲上無苟

且之心群下知膠固之義翰曰謂其知長久之計也膠固

書王嘉上疏曰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然後上下相

望莫有苟且之意莊子曰待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者也

范曄後漢書鄭泰曰以其並賢居治固功有厚薄兩愚

膠固之衆當解合之勢

處亂則過有深淺

向曰言使諸侯與郡縣並賢而理則諸

少若愚亂則諸侯以累世流惠過乃淺矣郡縣長以侵

人利已過則深焉善曰言八代同建五等而廢興殊迹

者譬並賢居治而功有優劣也言秦漢同立郡然則探

無探善八代之制幾可以一理貫良曰一理謂合典則也善

此八代異於辯亡各觀文立義也崔寔政論曰今既不

能絕法八代故宜參以霸故論語曰吾道一以貫之秦

漢之典殆可以一言蔽矣濟曰秦棄先王之正道漢封士

善曰論語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

日思無邪孔安國尚書傳曰蔽斷也

辨命論一首

井字善曰劉璠梁典曰孝

劉孝標

翰曰辨人死生窮通必有命也故因管

寓魏庭冒復難危僅至江左貞材矜地自謂

坐致雲霄豈圖遂巡十稔而榮慙一命因茲

著論故辭多憤激雖義越典謨而足杜倖競也

主上掌與諸名賢言及管輅

善曰主上謂梁武帝也魏志曰管輅字公明平原人也舉

秀才弟辰謂輅曰大將軍待君意厚冀當富貴乎輅長歎曰然天與我才明不與我年壽恐四十七八間不見女嫁

男娶婦也是歲八月為少府歎其有奇才而位不達時有

在赤墀之下豫聞斯議歸以告余

善曰漢書梅福上書曰願涉赤墀之塗說文曰

墀塗地也禮余謂士之窮通無非命也

善曰莊子孔子謂子路曰聖人知窮

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故謹述天旨因言其致云爾

善本

臣觀管輅天才英偉珪璋特秀

善曰郭璞曰孫子荆上品狀王武子曰天才英博亮

扶不羣抱朴子曰故侍郎周生恭遠英偉名儒禮記曰實珪璋特達抱朴子曰陸士龍士衡曠世特秀超古邈今實

海內之名傑豈日者卜祝之流乎

善曰日者謂掌日月歷數之任者卜祝謂主卜

筮祭祝之辭也言輅之才器豈獨此者之流乎

善曰墨子曰墨子北之齊過日者曰帝今日殺黑龍於北方

先生之色黑不可以北墨子不聽史記有日者列傳然則占候時日謂之日者司馬遷書曰僕之先人文史星歷近

乎卜祝而官止少府丞年終四十八天之報施何其寡歟

善曰史記曰司馬遷曰然善本有天之報施善人何如哉高才而無貴仕饔飧而

居大位自古所歎焉獨公明而已哉

善曰左氏傳楚叔伯曰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又曰縉雲氏有不才子貪於飲食冒于貨賄天下之人以此三凶謂之饔飧故性命

之道窮通之數天闕葛紛綸莫知其辨

良曰天謂年壽不可止住而不逝也紛綸言多也言人之所論者甚多也善曰家語魯哀公問於孔子曰人之命與性何謂孔子曰對曰

分於道謂之命形於一謂之性王肅曰分於道始得為人

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期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天闕者司馬彪曰天折折止也言無有折止使不通者也封禪書曰紛紛歲幾鄭玄儀禮注曰辯別也仲任蔽其源子長

聞其惑天壽皆有命不在賢愚也源本也謂一言可以蔽其本也聞開也謂開人心之所惑也善曰范曄後漢書曰王充字仲任鄭玄論語注曰蔽塞也論衡曰凡人有生

死壽夭之命亦有貴賤貧富之命命當貧賤雖富貴之猶涉患禍失其富貴命當富貴雖貧賤之猶逢福善離其貧

賤今言隨操行而至此命在未不在本也司馬遷字子長蒼頡篇曰闡開也史記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伯夷叔

齊可謂善人而餓死七十子之徒仲兄獨善顏淵為好學然蚤天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竟以壽終此其大較較

者也余甚至於禍冠彊牖必以懸天有期鼎貴高門則曰

唯人所召向曰彊牖貧賤之居也禍冠貧賤之服也此言貧賤之命懸繫於天必有其運鼎貴高門謂富

貴也善曰七略鶡冠子者蓋楚人也常居深山以禍冠故曰鶡冠禮記孔子曰儒有蓬戶牖牖論衡曰夫命懸於天

吉凶在乎時吳都賦曰高門鼎貴漢書賈捐之曰石顯方鼎貴又于公曰少高大門令容駟馬高蓋車也左傳閔子

騫曰禍福無撓撓交喧善本作作阻異端斯起銑曰撓撓門惟人所召語喧繁不定貌善曰蜀志曰孟光好公羊春秋而譏呵

左氏每與來敏爭此二義常撓撓謹作謹音詔索切作音祖格切論語子

蕭遠論其本而不暢其流子玄語其流而未詳其本濟曰李蕭遠作運命論述其本根而不通其條

云未詳其本善曰郭子玄作致命論言吉凶由已故由已之論言吉凶由已故曰語其流嘗試言之曰翰曰事

聖不可定故云試言之善曰莊子曰請嘗試言之也天夫無為以之清地無為以之寧杜預左氏傳曰嘗試之也夫

道善本作生萬物則謂之道生而無主謂之自然向曰任

故無主善曰老子曰大道汎兮萬物得之以生而不辭功成而不有愛養萬物而不為之主王弼曰萬物皆得道

而生老子曰天自然者物見其然不知所以然同焉皆得

法道道法自然

自然者物見其然不知所以然同焉皆得

自然者物見其然不知所以然同焉皆得

自然者物見其然不知所以然同焉皆得

自然者物見其然不知所以然同焉皆得

不知所以得魏曰物之生也任其自然但見其形則不知其所以得其何以如此是由不見所生不知所至濟曰萬物所生皆得其所亦不知何為得所也善曰莊子曰孔子觀於呂梁見一丈夫謂孔子曰吾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性也不知吾所以然命也張湛曰固然之理不可以智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鼓動陶鑄而不為功庶類混成而所其力良曰道之無形則陶鑄萬物混而成之則不求功於萬物矣既不見道形亦非以道為力矣善曰周易曰鼓天下之動也莊子曰存乎辭韓康伯曰爻辭也爻以鼓動効馬將猶陶鑄堯舜也孰肯以物為事典引曰沈潛交錯庶類混成生之無亭毒之心死之豈戾劉之志翰曰亭毒均養也戾劉殺也皆任自然也謂品其形毒謂成其質左氏傳曰相曰芟夷我農功戾劉我邊陲墜之深淵善本無深字非其怒升之霄漢非其悅善曰墜之淵泉鱗屬也升之霄漢

悅怒也淮南子曰鳥魚生於陰屬於陽故魚遊於水鳥飛於雲夫鳥非虛而飛獸踰實而走蛟龍水居虎豹山處天地之性也蕩乎大乎萬寶以之化確乎純乎一作而不易翰同善注蕩乎大乎萬寶以之化確乎純乎一作而不易魏曰蕩廣也寶物也確堅也純厚也言道廣大萬物以之化生其理堅厚一作其化終不改易之也善曰莊子曰形非道不生生非德不明蕩蕩乎忽然出勃然動萬物從之乎又曰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庚桑楚曰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又楚狂接輿謂肩吾曰夫聖人之治也治外平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司馬彪曰確乎不移易又曰道流而不明純純常常乃比於狂又曰吾愛其一成形成而不化以待盡之也又曰性不可易命化而不易則謂之命命也者自天之命也善曰不可變呂氏春秋曰若命之不可易春秋元命苞曰命者定於冥兆終天之命也所受于帝行正不過得壽命也定於冥兆終然不變良曰冥昧也兆始也言命定之於冥昧之始不可變易也善曰祖台之論命曰存亡壽夭咸定冥初魏文帝典論曰夫生之鬼神莫能預聖哲不能謀善曰必死天地所不能變也

賦曰生有脩短之命位有通塞之遇鬼神莫之要聖哲弗能預也 觸山之力無以抗倒日

之誠弗能感韓曰共工氏有力觸不周山天維絕地柱折

韓搆戰曰將暮不勝魯陽公至誠麾戈日為之退三舍言

命將去雖此至誠不能感留之倒謂却行也 善曰淮南

子曰昔共工之力怒重不周之山使地東南傾與高辛爭

為帝許慎曰昔共工古諸侯之強者也不周之山西北之

山也陸機弔魏武文曰夫以迴天

倒日之力而不能振形骸之肉

短則不可緩之於寸陰

長則不可急之於箭漏

向曰言人命短者不可緩運於寸

漏之內也皆盡於自然箭謂水中置竹簾水漏至刻以知

其數也 善曰淮南子曰聖人不貴尺之璧而重寸之陰

漢書曰漏刻以百二十為度韋昭曰舊漏書

夜共百刻哀帝有短祿之期故欲增之也

至德未能踰

上智所不免

善曰孝經曰先王有至德要道論語曰惟上

賢聖所不

是以放勛之世浩浩襄陵天乙之時焦金流石

能免也

善曰尚書堯典曰放勛欽明又帝曰蕩蕩懷山襄陵浩浩

滔天史記曰天乙立是為成湯呂氏春秋曰成湯之旱煎

沙爛石楚辭曰十日並出

文公噫二其尾宣尼絕其糧

良

言退進有難亦王也宣尼孔子也孔子在陳絕糧亦命也

善曰傳子曰周文命子公且有聖德謚曰文毛詩曰狼跋

其胡載寔其尾毛萇曰寔蹈也寔音致漢書平紀曰追謚

孔子曰宣尼公論語曰子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也

顏回敗其叢蘭冉耕歌其芣

芣音以濟曰顏回年二十

死文子曰日月欲明薄雲蓋之叢蘭欲茂秋風敗之冉耕

謂伯牛也有德行而有惡疾韓詩曰采芣傷大有惡疾也

詩云采采芣苢薄言采之芣苢臭惡草傷君子有惡疾道

不通也 善曰薛君曰芣苢澤寫也詩人傷其君子有惡

疾人道不通求已不得發憤而作以事興芣苢雖臭惡乎

我猶采采而不已者以興君子雖有惡疾我猶守而不離

去夷叔斃淑媛之言子輿困臧倉之訴

翰曰夷謂伯夷也

也叔媛婦人也訢毀也 善曰崔瑗七蠲曰三王行化夷

叔隱已古史考曰伯夷叔齊者殷之末世孤竹君之二子

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野有婦人謂之曰子義不食
 周粟此亦周之草木也於是餓死曹植與楊脩書曰有南
 威之容乃可以論於淑媛傳子曰昔仲尼既歿仲弓之徒
 追論夫子之言謂之論語其後騶之君子孟子與擬其體
 著上篇謂之孟子然子輿孟子之字也孟子曰魯平公將
 出嬖人臧倉曰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
 哉孟子之後喪踰萌喪君無見焉公曰諾樂正子見孟子
 曰克告於君君為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
 果來曰孟子曰吾之不遇魯侯天聖賢且猶若此而況庸
 庸者乎善曰大戴禮孔子曰所謂庸人也焉衍顯志賦曰獨懷
 慨以遠覽兮非至乃伍負浮屍於江流三閭沈骸於湘渚
 庸庸之所職

善曰史記曰子胥自到王乃取子胥尸盛以鸛夷之草浮
 之於江中楚辭漁父見屈原曰子非三閭大夫與漢書曰
 賈誼渡湘水為賦以弔屈原揚雄反離騷曰飲子楚之湘
 纍音義曰諸不以罪死曰纍屈原赴湘死故曰纍也向

同善 賈大夫沮志於長沙馮都尉皓髮於郎署

沮喪也長沙地名誼見逐為長沙王傳也 君山鴻漸鍬殺
 馮都尉馮唐也皓髮白首也 善同銑注

羽儀於高雲 善曰東觀漢記曰栢譚字君山少好學偏治
 五經光武即位拜議郎詔會議雲臺上問譚

曰吾以識史之何如譚不應良久對曰臣生不讀識問其
 故譚頗有所非是上怒曰栢譚非法將去斬之譚叩頭流血
 乃贊由是失旨遂不復轉遷出補六安太守丞之官意
 不樂道病卒周易曰鴻漸于陸許慎淮南子曰鳳皇之羽殘
 羽也應璩與從弟書曰敬通鳳起摧迅翻於風穴 善曰

漢記曰馮敬通少有倜儻之志明帝以為材材過其實抑
 而不用遂墮堦墮失志以壽終於家淮南子曰鳳皇之羽至
 德也濯羽弱水暮宿風允許慎此豈才不足而行有遺哉
 曰風穴風所從出 翰同善注

濟曰上之所述聖賢遭其時難或有不達而死豈是才不
 足而行有遺蓋天命也 善曰韓詩外傳曰子路謂孔子

曰夫子尚有遺行 近世有沛國劉璡相璡弟璡 並一時
 乎奚居之隱也

秀士也 良曰近世謂齊朝也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劉璡
 字子珪沛國人宋大明四年舉秀才少篤學博通

五經為安成王撫軍行參軍公事免自此不復仕求明初
遇疾卒璣弟璣字子璣方軌正直又惠太子召璣入侍東
宮每上事輒削草尋署射聲校尉卒官呂氏璣則關西孔
春秋曰舜耕於歷山秀士從之璣君歆切

子通涉六經循循善誘服膺儒行向曰楊震明經博覽無

之為關西孔子言劉瓛與震同故言關西孔子誘進也
善曰論語顏淵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禮記曰回之為人

也得一善則拳拳服膺不瑱則志烈秋霜心貞崑玉必亭
失之矣又禮記有儒行篇

亭高竦不雜風塵銑曰崑山名出美玉亭亭高貌也善

焉其與秋霜崑玉比質可也西京賦曰狀皆毓德於衡門
亭亭以岩岩郭璞遊仙詩曰高涌風塵外

並馳聲於天地翰曰衡門橫木為門蓋貧賤之居也善

之下可而官有微於侍郎位不登於執戟相次殂落宗祀
以棲遲

無饗因斯兩賢以言古則向曰兩賢則璣璣也言因此兩

曰荅客難曰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昔之玉質金相英

髦秀達皆擯斥於當年韞奇才而莫用銑曰玉金所以比

形貌也擯斥猶棄置也善曰毛詩曰追琢其章金玉其

相毛萇曰相質也又曰髦俊也司馬彪莊子注曰擯棄也

馬融論語注候草木以共彫與麋鹿而同死膏塗平原骨

填川谷堙滅而無聞者豈可勝道哉翰曰其骨肉脂膏塗

向曰言古者賢人遭擯斥死亡沈滅而無聞於今豈可勝

說哉何獨載於典籍也善曰楚辭曰願微幸而有待兮

宿芥與壘草同死王逸曰將與百草俱殂落也論衡曰身

肝腸塗中原膏液潤野草封禪書此則宰衡之與卓隸容

彭之與殤子良曰宰衡伊尹也言其貴也卓隸賤也容成

日冢宰掌邦治毛詩曰實維阿衡左右商王左氏傳曰人

黃帝師見於周穆王能善輔導之事髮白復黑齒落復生
事與老子同亦云老子師又曰彭祖殷賢大夫歷夏至商
末而太山為之小莫壽于殤子而彭祖為之夭也 猗頓
之與黔婁陽文之與敦洽 善曰荷頓已見過秦論皇甫謐
求進於諸侯及終曾參來弔曰何以為謐婁曰以康為謐
曾子曰先生存時食不充虛衣不蓋形死則手足不斂傍
無酒肉何樂於此而謐為康哉淮南子曰不待脂粉西施
陽文也許慎曰楚之好人曰呂氏春秋曰陳有惡人焉曰
敦洽醜廉推額廣顏色如漆黼垂眼臨鼻長肘咸得之於
而整服陳侯見而甚悅之高誘曰醜而有德也 咸得之於
自然不假道於才智 韓曰言上之所述貴賤壽夭富貧美
之理 善曰抱朴子曰聖人體天皆得之於自然豈假道於才智
然莊子曰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者也 故曰死生
有命富貴在天斯 善本作 之謂矣 善曰論語子夏曰死
體命 善本作 周流變化非一或先號而 善本無 後笑或始

吉而 善本無 終凶或不召自來或因人以濟 良曰言人之

人成者也 善曰周易曰同人先號咷後笑老子曰不交
召而自來傳子曰昔人知下相接之易故因人以致人交
錯糾紛迴還倚伏非可以一理徵非可以一途驗其而道

微密 善本作 寂寥忽恍 廣無形可以見無聲可以聞 忽恍

不明貌言運命出於無窮動於幽暗不可少一理一途以
為徵驗又不可以形聲所聞見也 善曰子虛賦曰交錯

糾紛鶻冠子曰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思玄賦曰
北叟頗識其倚伏抱朴子曰駕鏡不可以一塗驗筆琴不

可以膠柱調也鬼谷子曰即欲聞之貴密密之貴微西征
賦曰寥廓忽恍文子曰道以無有為體視之不見其形聽

之不聞其聲謂之幽冥管子曰視之不見必御物以效靈
其形聽之不聞其聽而序其成謂之道也

亦憑人而成象譬天王之冕旒任百官以司職 良曰言人

命而不求於物不憑於人則運命哉不相符也若乘物憑
人或亦呈其靈象也御猶乘也 向曰冕旒天子服也言

入子之命居旒冕之尊須任百官以爲主司之職乃成其
命言人之運命或有相資而成象者亦如此焉 善曰言
性命之道雖係于天然其來也必憑人而御物譬如天王
冕旒而執契必因百官司職以立政文子曰德仁義禮四
者聖人之所 而或者觀湯武之龍躍謂戲 善本作 亂在神
功聞孔墨之挺生謂英睿擅奇響 鏡曰龍躍謂欲外天子
不達運命見成湯武士征伐以取天子之位以爲能勝亂
敵者在於神武之功不由命也又以孔子墨翟有道德挺
生謂其英智自擅其聲亦非千年五百之運命也 善曰
成湯武王也周易曰見龍在田又曰或躍在淵墨子曰夏
桀時天乃命湯於鑛宮有神來告曰夏德大亂往攻之予
必使汝大戡之商王紂時周武王見三神曰予既沈漬殷
紂于酒德矣攻之予必使汝大戡之孔子墨翟也 視
紫邕陳太丘碑曰元方秀方皆命世挺生膺期持授 視
彭韓之豹變謂警猛致人爵見張栢之朱紱謂明經拾青
紫 翰曰彭欽越韓韓信豹變者言其猛而有文也警執也
言有不達運命者見欽韓二人豹變爲列土之王謂其

執勇猛之道以征伐得之也人爵則封王是也 良曰青
紫貴服也 善曰周易曰君子豹變其文蔚禮記曰鷙蟲
攫搏不程其勇者鄭玄曰鷙蟲猛獸也孟子曰有天爵有
人爵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入爵也
漢書曰張禹字子文善說論語令禹授太子遷光祿大夫
後賜關內侯范曄後漢書曰栢榮治歐陽尚書授太子爲
太子少傅封關內侯禮記曰諸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衮
頌篇曰綬紱也漢書夏侯勝曰士病不明經術苟明其
取青紫如 豈知有力者運之而趨乎 濟曰莊子 藏山於
俛拾地芥 矣然而有力者負之而走其昧者不知也言皆是所稟受
天道運轉非必已能所至言湯武孔墨欽韓張栢皆天命
運轉所爲不必由 故言而非命者 善本無 有六蔽焉爾 善
已也 善同濟注 論語子曰由汝聞六言六蔽矣 請陳其梗槩 古代切善曰
乎然文雖出此故義則殊也 夫靡顏膩理 昌爲頰子頰烏 形之異也 鏡曰
此也 夫靡顏膩理 昌爲頰子頰烏 形之異也 鏡曰
膩理好貌也哆鳴張口不正也頰頰鼻高貌也乃人形之
異也 善曰楚辭曰靡顏膩理遺視聯些王逸曰靡緻也

賦滑也淮南子曰哆鳴蘧蔭威施醜也說文曰哆張口也音侈通俗文曰鳴口不正也史記唐舉見蔡澤曰先生雖顏威

朝秀晨終龜鵠千歲年之殊也

向曰朝謂日出時也言朝

秀之華至日出乃死龜鵠壽乃千歲故年之殊善曰淮南子曰朝秀不知晦朔許慎曰朝生暮死蟲也生水上似

蠶蛾養生要曰龜鵠壽聞言如響智昏救麥神之辨也良

千百之數注壽之物也善曰史記曰淳于髡說鄒忌趨出曰是人皆吾

語之微言五其應我若響之應聲是人必封不久矣左氏

傳曰程滑殺厲公荀罃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周子

有兄而無惠不能辯救麥故不可立杜預曰救大豆也豆

麥殊形易別故以同知三者定乎造化榮辱之境獨曰由

之為癡者之候也人是知二五而未識於十其蔽一也

知此三者定之于造化而榮辱之間獨云由人所得者是

知兩五之數未識其數之十也善曰淮南子曰大文天

性然無為與造化逍遙高誘曰造化天地也莊子曰定乎

內外之分辨乎榮辱之境左氏傳叔興曰吉凶由人史記

齊威王使人說越曰晉楚關越龍犀入髮額左角有日右角

有月帝王之相也善注同河目龜文公侯之相翰曰目

平曰河目龜文謂足有龜文也善曰孔叢子曰夫子適

周見其弘其弘語劉文公曰孔子仲尼有聖人之表河目

而隆額是黃帝之形貌也王肅家語佐曰河目上下匡平

而長也范曄後漢書曰李固貌狀有奇表鼎角犀足履

龜文後撫鏡知其將刑歷紐顯其膺錄善曰蜀志曰蜀郡

為太尉尉撫鏡知其將刑歷紐顯其膺錄善曰蜀志曰蜀郡

鏡視面自知刑死未嘗不撲之于地左氏傳曰初楚恭王

無冢適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於羣望而祈曰

請神澤五人主社稷乃徧以璧見於羣望曰當璧而拜者

神所立也與巴姬密埋璧於太室之庭使五人拜康王跨

之靈王肘加焉子于哲皆遠之平王星虹樞電昭聖德

弱抱而入再拜皆歷紐也銑同善注星虹樞電昭聖德

之符夜哭聚雲鬱興王之瑞翰曰大星如虹下流華渚而

而生舜北斗第一星也雷光也向曰漢高祖時送徒鄢

山斬大澤之蛇有老嫗夜哭曰吾子自帝子為赤帝子所

殺白帝子素也赤帝子漢也漢高祖隱於芒碭山嘗有聚雲氣知蓋也鬱氣盛現善曰春秋元命苞曰大星如虹下流華渚女節夢意感生朱宣宋均曰華渚諸名也朱宣少吳氏詩舍神務曰大電繞樞照郊野感符實生皆帝漢高祖功臣頌曰形雲畫素靈夜哭國語曰興王賞諫臣皆非發於前期渙汗於後葉銑曰兆跡也言帝王之跡發於前期渙汗其大號若謂驅貌夷虎奮汗流布貌善曰周易曰渙汗其大號若謂驅貌夷虎奮尺劍入紫微外帝道則未達宵冥之情未測神明之數其蔽二也翰曰言自古帝王所興皆應天命符瑞若謂威猛神明之數矣帝道帝位也善曰尚書武王曰如虎如貌如熊如羆于商郊孔安國曰貌摯夷虎屬也史記高祖曰吾提三尺劍取天下此非天命乎薛綜西京賦注曰天有紫微宮王者象之曰紫微宮惟南子曰源道者測宵冥之命論曰神明之祚可得而妄處哉空桑之里變成洪川歷陽之都化為魚鼈良曰有仇氏女子得嬰兒於空桑之中獻之於其君君令浮人養之察其

所以然曰其居伊水之上乃夢有神告之曰白出水而東走無顧明日視白水出告其隣東走十里而顧其邑盡為水身因化為空桑故命之曰伊尹淮南又曰歷陽地名也有老嫗常行仁義有兩書生過之謂曰此國當沒為湖後立沒為湖人悉化為魚鼈故善本注同楚師屠漢卒睢息河鯁其流言化為魚鼈也善本注同秦人坑趙士沸聲如善本作雷霆濟曰楚師謂項羽也鯁羽晨擊漢大戰彭城靈辟東睢水上大破漢軍多殺士卒睢水為不流戰國策蔡澤謂應侯曰白起率數萬之師越韓魏而敗彊趙北坑馬服屠四十餘萬衆流血成川沸聲如雷使秦業帝白起之勢也論衡曰言有命者曰夫天下之大人民之衆一歷陽之都一長平之坑同命俱死未可怪也命當溺死故相聚於歷陽命當厭死故相積於長平也火炎崑崙礫石與琬琰俱焚嚴霜夜零蕭艾與芝蘭共盡雖游夏之英才伊顏之殆庶焉能亢善本作抗之哉其蔽三也向日礫瓦琬琰玉也零落也蕭艾臭草也芝蘭香草也游子游夏子夏有文學伊伊尹顏淵回也謂其知幾也

言運命所遭雖文學之子知幾之人亦何尤禦也善曰尚書曰火炎崑岡王石俱焚又曰弘璧琬琰在西序傳玄鷹兕觥曰秋霜一下蘭艾俱落毛萇詩傳曰肅蒿也史記曰言偃吳人字子游孟子曰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易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或曰明月之珠不能無類夏后之璜不能無考鏡曰類瑕也璜美玉也善曰淮南子曰高誘曰考不故崔駰因死善本作於縣長長卿善本作卒平也類崩也

於園令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崔駰字亭伯實憲為車騎將軍辟駰為掾案駰高第出為長岑長駰自以遠去不得意遂不至官而歸卒于家漢書曰相如拜為孝文園令既病免家居茂陵而死才非不傑也主非不明也而碎結綠之鴻輝殘懸黎之夜色抑尺之量有短哉向曰懸黎結綠美玉也鴻潤也善曰戰國策應侯謂秦王曰梁有懸黎宋有結綠而為天下名器楚辭鄭詹尹曰尺有所長若然者主父偃公孫弘對策不升第歷說所短寸有所長

而不入牧豕淄原見棄州部設令忽如過隙溘苦死霜露其為詬呼恥豈崔馬之流乎及至開東閣列五鼎良曰牧原地名鏡曰詬病也善曰漢書曰主父偃齊國臨淄人也學長短從橫術家貧假貸無所得此遂燕趙中山皆莫能厚客甚困乃上書闕下拜為郎至中大夫偃曰大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則五鼎烹耳又曰公孫弘淄川人也家貧牧豕海上太常上對諸儒太常奏弘第居下策天子擢弘對為第一後至丞相於是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士莊子曰賓放於鄉里逐於州部又曰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隙楚辭曰寧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為此態也漢留之疾諱文曰詬恥也電照風行聲馳海外寧前愚而後智先非而終是善曰范曄後漢書吳漢謂臧宮曰將軍嚮春秋閭忠說皇甫嵩曰令將將榮悴有定數天命有至極軍威德震本朝風聲馳海外將榮悴有定數天命有至極而謬生妍蚩其蔽四也善曰應璩與曹元長書曰春生者繁華秋榮者零悴自然之數豈有

恨哉孫子荆陽侯詩曰三命皆有極夫虎嘯風馳龍興雲屬翰曰雲從龍風從虎相感

應也善曰淮南子曰虎嘯而谷風至龍舉而景雲屬四子講德論曰風馳雨集故重華立而元

凱外辛受生而飛廉進銑曰言善惡各從類而見也重華飛廉紂之讒臣也

季孫行父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瞿凱檮戡大臨

龍降庭堅仲容叔達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

八人伯翳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天下之民

謂之八元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舉八元使布五教于

四方史記曰帝乙崩子辛立是為帝辛天下謂之紂尚書

曰祖伊奔告于受孔安國曰受紂也音相亂史記曰然則

仲翦生蜚廉蜚廉生惡來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紂

天下善人少惡人多闇主衆明君寡而薰蕕不同器梟鸞

不接翼濟曰薰香草也猶臭草也梟惡鳥也鸞神鳥也鳳

多法言曰聖君少庸君多社薦用比十文曰闇主之在上

豈忠諫之是謀家語顏回曰聞薰蕕不同器而滅蕕焚不

共國而化以其類異也孫盛晉陽秋王夷甫論曰夫芝蘭

之不與荻棘俱植鸞鳳之不與梟鴞同棲天理固然易在

曉晤西都賓是使渾胡敦本棹杙兀踵種武於雲臺之

日接翼側足

上仲容庭堅耕耘於巖石之下良曰踵武謂繼跡也雲臺

跡於書府之上也仲容庭堅賢人也耕耘謂營農也

日左氏傳太史克曰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

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此周天下之人謂之渾敦

嚚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諸言告之則頑舍之則

嚚傲假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人謂之檮杙楚辭曰忽奔

走以先後及前王之踵武東觀漢書曰詔賈逵入講南宮

雲臺使出左氏大義仲容庭堅八愷之二已見上橫去謂

法法言曰谷口鄭子真不諱其節耕於巖石之下

廢興在我無繫於天其蔽五也

善曰漢書董仲舒對策曰

命不可彼戎狄者人面獸心宴安鴆毒

良曰信心懷惡

得反也班固漢書贊曰夷狄之人被髮左衽人面獸

心左氏傳管敬仲曰宴安酖毒不可懷也

以誅殺為道

德以蒸報為仁義

善曰漢書曰匈奴其俗寬則射獵禽獸為生業急則人習戰攻以侵伐其天性

也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小雅曰上濤曰蒸下濤曰報

雖大風立於青丘鑿

齒奮於華野比於狼戾曾何足喻

翰曰大風國名青丘地名鑿齒國名華野地名

言今戎狄比於昔日其狼戾惡逆曾何可喻善曰淮南子曰堯之時冥窳九嬰大風封豕鑿齒修蛇皆為害堯乃

使羿誅鑿齒於囓華之澤殺九嬰於凶水之上繳大風於青丘之野上射十日而下殺冥窳斷修蛇於洞庭禽封豕

於桑林高誘曰囓華南方地九嬰水火為人害者比狄之地有凶水大風驚鳥青丘東方封豕大蛇桑林湯禱旱地

戰國策張儀曰自金行不競天地版蕩左帶沸脣乘間電

發銑曰不競猶微弱也版蕩亂也左帶戎狄之服也沸脣戎狄之語也言戎狄自晉微弱天地有亂乃乘此間隙

如電之疾以為叛逆也謂劉聰之徒也善曰金行謂師也干寶搜神記程倚說石圖曰金者晉之行也左氏傳晉

曠曰吾驟歌比風歌南風不競毛詩曰上帝版版毛萇曰杯晚切又曰蕩蕩上帝鄭玄曰蕩蕩法度廢壞之貌也左

帶左在也尚書曰四夷左在罔弗咸賴王元長勸給虜書落曰息佛脣於桑墟然齊梁之間通以虜為沸脣也魏志

詔曰劉備孫權乘間作遂覆灋洛傾五都善曰東京賦曰禍辨亡論曰電發荊南

右灋干寶晉紀愍帝詔居先王之桑梓竊名號於中縣濟日羣邪作逆傾盪五都

先王桑梓謂夏殷周之所居也竊名號謂為帝號也之縣謂中國也善曰毛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漢書高祖

詔曰秦從中縣與三皇競其珉善本作黎五帝角其區宇之人南方二郡

善曰韋昭漢書注曰萌民也孔安國尚書傳曰黎衆也西京賦曰區宇又寧種落繁熾充牣

神州良曰勃滿也神州中國也善曰范曄後漢書曰梁神州商上表曰匈奴種類繁熾不可殫書子虛賦曰充牣

其中者不可勝記河圖曰崑崙東南地方千里名曰神州也嗚呼福善禍淫徒虛言耳

豈非否泰相傾盈縮遞運而汨之以人其蔽六也

向曰云為善則福為亂則禍蓋虛言矣是皆否泰之理盈縮之運以及於此也善曰尚書湯曰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

夏以彰厥罪周易曰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老子曰高下相傾淮南子曰孟春始贏孟秋始縮高誘曰贏長也縮短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汨亂也然所謂命者死生焉貴賤焉貧富

焉治亂焉禍福焉此十者天之所賦也銑曰賦布也善曰死生有命已見

上文論衡曰凡人有死生天壽之命亦有貴賤貧富之命墨子曰貧富治亂固有天命不可損益呂氏春秋曰禍福

之所自來衆人以爲命焉知其所以由之也愚智善惡此四者人之所行也善本有

善曰相範世要論曰遇夫神非舜禹心異朱均才絪卦中

庸在於所習韓曰舜禹聖帝明王也丹朱堯子商均舜子皆愚暗人也言人有神非聖明又心不愚暗

絪及中庸之性者事皆在於習而成也善曰舜禹二帝也淮南子曰性命可說不待學問而合於道堯舜文王也

不可教以道不可喻以德者丹朱商均也夫上不及堯舜下不若商均此教訓之所喻也廣雅曰絪止也胡卦切貫

誼過秦曰陳涉材能不及中庸論衡曰是以素絲無恒玄中人之性在所習習善爲善習惡爲惡

黃代起鮑魚芳蘭入而自變向曰言中庸之人逐物遷性有如素絲無有恒色或玄或

黃相間代而作或見臭好臭遇香好香隨時而變鮑魚臭也芳蘭香也善曰言在所習也淮南子曰墨子見練絲

而泣之爲其可以黃可以黑高誘曰閱其化也大戴禮曰與君子游苾乎如入蘭芷之室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與

小人游臭乎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是故君子慎其所去就者也故季路學於仲

尼厲風霜之節善曰尸子曰子路東鄙之野人孔子教之皆爲賢士王隱晉書曰應瞻爲太守入歌

之曰威若風楚穆謀於潘崇成弒善本逆之禍良曰楚穆作殺

也初成王欲黜之乃告其師潘崇崇請以宮甲圍成王王繼死穆王乃立善曰左氏傳曰楚子欲立王子職而黜

太子商臣商臣聞之告其師潘崇曰能事諸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以宮甲圍成王王繼穆王立潘崇太子師

而商臣之惡盛業光於後嗣仲由之善不能息其結纓銑曰

商臣則穆王名也仲由子路也衛太子蒯瞶以戈擊子路結纓繫冠也言惡者乃盛善者乃死也善曰楚之後業

皆商臣之子孫周易曰盛德大業至矣哉尚書曰在今後
嗣王左氏傳曰衛渾良夫與太子入舍於孔氏之外圃欲
劫孔惺而納太子季子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
太子聞之懼下石乞孟厥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
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斯則邪正由於人吉凶在乎命
杜預曰季子子路是也
也善本無或以鬼神害盈皇天輔德善曰周易曰鬼神害
也字
天無親惟故宋公一言法星三徙濟曰宋景公有疾熒惑
德是輔分野朝臣謂公曰可移禍於相公曰相股肱除心腹之疾
置於股肱不可也曰可移於人公曰國無人何以爲君可
移於歲公曰歲所以養人歲不登何以畜人是時熒惑乃
退三舍延祚二十一年由景公之善言也熒惑謂執法之
星故云法星殷帝自剪千里來雲善曰呂氏春秋曰湯克
也善注同身禱於桑林於是翦其髮磨其手自以爲犧用祈福於上
帝雨乃大至淮南子曰湯之時旱七年以身禱於桑林之
祭而四海之雲湊千里之雨至也若使善本作善惡無徵未治斯義
翰同善注若使若使

向曰謂宋公設帝若爲善無徵則未合此義此義謂星退
雨至也善曰因此而言則害盈輔德其由影響若以善
惡之理無徵故未洽乎斯且于公高門善本作以待封嚴
義毛萇詩傳曰洽合也
母掃墓以望喪銑曰于定國父于公其門閭壞父老方共
出入焉我坐獄多陰德未嘗有冤子孫必有興者果至定
國爲丞相封侯此所謂待封也善曰漢書曰嚴延年遷
河南太守其母從東海來教從延年臘到雒陽適見報囚
母大驚畢正臘已謂延年曰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
自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行矣去此君子所以自彊不
息也善曰言善惡有徵故君子庶幾自彊而不息若使善本
息也息也周易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
使仁而無報奚爲脩善立名乎斯徑廷定之辭也良曰仁
必有所報若使無之則何爲脩善立名者乎此乃激過之
辭矣徑廷激過也善曰若必爲仁而無報何故脩善而
立名乎是不由命明矣或爲茲說者斯乃徑廷之言耳莊
子肩吾問于連叔曰泰有徑廷不近人情焉司馬彪曰徑

延激過之辭也夫聖人之言顯而晦微而婉幽遠而難聞河漢而

不測言顯晦難測也左氏傳君子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

而晦婉而成章莊子市南宜僚見魯侯曰南越有邑焉名

建德之國君曰彼其道幽遠而無人又肩吾問于連叔曰

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也往而不反吾驚怖其河漢

而無極也司馬彪曰極崖也言廣若河漢無有崖也

或立教以進庸怠或言命以窮性靈禮樂以進中庸類墮之

人或言運命以至其性靈也怠類窮積善餘慶立教也

至也善也此釋不同之所由也古人所謂積善必有餘慶則有為善而見殃者此蓋是先

聖立教教人為善其實在命也善曰周易曰積善之家

必有餘慶徐幹中論曰北海孫鳳鳥不至言命也子曰鳳

鳥不左氏傳曰初王姚嬖于莊王生子頹有寵焉國為之

師反惠王即位取為國之圖以為囿邊伯之官近於王宮

王取之王奪子禽祝跪與詹父田而收膳夫之秩故為國

邊伯石速詹父子禽祝跪作亂因蘇氏秋五大夫奉子頹

以伐王不克出奔溫獲子奉子頹以奔衛衛師燕師伐周

冬立子頹社預曰石速士也不左五大夫之數左氏傳曰

初甘昭公有寵於惠后惠后將立之未及而卒昭公奔齊

襄王復之又通於隗氏王晉隗氏類叔桃子曰我實能使

狄遂奉太叔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王出適鄭處于汜杜

預曰甘昭公王子大叔帶也又曰王子朝賓起有寵於景

王王崩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與靈景之族以作

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大其天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

同善注周宣祈雨珪璧斯罄良曰周宣王太旱祈雨罄盡

詩序曰雲漢仍叔美宣王也詩曰圭璧既卒寧莫我聽

于叟種德不逮勛華之高翰曰于叟于公也種猶立也勛

堯舜而有後嗣定國賢而為丞相而堯則有愚子丹

朱舜則有不肖子商均也善曰勛華已見上文延年

殘獷猛古未甚東陵之酷暴善本無暴字向曰獷惡也嚴延

延年速先敗也而盜跖壽終東陵東陵謂泰山盜跖所居

之下盜跖死利為善一為惡均而禍福異其流廢興殊其

跡蕩蕩上帝豈如是乎銑曰蕩蕩寬廣貌帝天也善詩曰蕩蕩上帝下民之辟

云風雨如晦雞鳴不已翰曰雞鳴不失其時也雖風雨晦

世其善不改也善曰此釋君子所以自強也毛詩鄭

風也鄭玄曰喻君子雖居亂世不變改其節度也故善

人為善焉有息哉善曰尚書曰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家

食稻粱進芻楚秦患衣狐貉鶴襲水紈向曰梁米也牛馬

狐貉謂以狐毛為裘水紈素綺也善曰論語子曰食夫

繒韓詩外傳田饒謂魯哀公曰黃鵠啄君稻梁國語曰芻

豢幾何論語子曰狐貉之厚觀窈眇之奇舞聽雲和之琴

瑟此小人善本作此生人之所急非有求而為也銑曰非求其榮

人情所必須也善曰長楊賦曰惜聞鄭衛窈眇之聲阮

籍詠懷詩曰北里多奇儻周禮曰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

脩道德習仁義敦孝悌立忠貞漸禮樂之腴潤蹈先王之

盛則此君子之所急非有求而為也然則君子居正體道

樂天知命善曰公羊傳曰君子大居正莊子舍堦用曰夫

主也周易曰樂明其無可奈何識其不由智力翰曰識窮

天知命故不憂由智力所致乃在於命也善曰莊子曰知不可奈何而

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王命論曰不知神器有命不可

以智力逝而不召來而不距生而不喜死而不感善曰莊

子曰予惡乎知悅生之或非邪予瑤臺夏屋不能悅其神向曰夏

善曰尸子曰人之言居天下者瑤臺九累而堯白屋楚辭

曰冬有大夏王逸曰夏大屋也毛詩曰於我乎夏屋渠渠

土室編蓬未足憂其慮善曰土室編蓬已不充屈善本作

於富貴不遑遑於所欲善曰禮記孔子曰儒有不隕穫於

傳黔婁先生妻謂曾子曰先生不戚戚於貧賤不遑遑於富貴論語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豈有史公

董相不遇之文乎

善曰司馬遷為大史公故曰史公遷集有悲不遇賦法言曰災異董相李軌曰

董相江都相董仲舒也仲舒集有士不遇賦翰同善注

文選卷第五十四 終



所蔵
圖書

洋書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